



托爾斯泰散文集

徐遲譯

819  
52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  
字第〇五三五號



.00

托爾斯泰散文集

第一冊

托爾斯泰著

徐遲譯

美華出版社

翻 版  
印 權  
必 所  
究 有

# 托爾斯泰散文集

(第一冊)

(定價：每本 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七 月 初 版

原 著 者： L. 托 爾 斯 泰

譯 者： 徐 遲

發 行 人： 俞 世 榮

發 行 者： 美 學 出 版 社  
重慶九尺坎鐵板街六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印 刷 者： 重 慶 印 刷 廠  
重慶棗子嵐壩一號

譯序

### 譯序

本書是翻譯蘇聯的……

符合這裏的譯的三篇東西驟看，或驟然聽說時，是要使人失笑的，因為在第一篇裏，托爾斯泰勸人不要吸紙煙與不要喝酒，第二篇裏，他勸男人女人不要性交，並且勸做丈夫的不要跟妻子性交，第三篇裏，他勸人不要吃肉。

然而我相信大家不是不願意讀這三篇東西的，因為驟看時，這都很妙，很有趣。……在我們仔細地閱讀了之後，自然我們就不再失笑了，我們就要認真地對待這幾個問題了。這幾個問題在托爾斯泰的文章裏已經分析得這樣清楚，他使我們不能不認真地對待它們。——除非你以為做人不要認真，認真是傻，不認真真是聰明。……在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的時候，另一個問題——實行——常常自然而然的出來。托爾斯泰自己也說了的。……從這裏，另一個問題直接的地被動的地跟着來到了：「很好很好，遼夫，尼古

萊維奇：你說教了——可是關於實踐如何說法？」

「這是再自然不過的問題了，人們常常這樣問我，而且勝利地把我的嘴吧闔上了。

「你說教，可是你自己的生活在呢？」我就回答說，我並不說教，我也不能說教，雖然我是熱情地希望說教的。我知道只有我的生活實踐才能說教，可是我的生活很壞。我所說的不是說教，我只把人家誤解了基督教教義的加以駁斥，再把它真諦加以解釋。基督教的教義的真諦是，我們不應該用暴力調整社會，基督教的目的的是找出我們在這個生命中的意義來。實行基督的五誡即可得出生命的意義。如果你要做一個基督教徒，你必須實行它們，如果你不要實行它們，那末別談基督教教義吧。

「可是——」人們對我說了——「如果你認為除了實行基督教的教義，此外不再有合理的生活了，如果你愛這合理的生活，為什麼你自己不實行五誡呢？」我回答：我是一個可怕的東西，我沒有實行，應該挨罵，大家應該瞧不起我。然而，不是對我自己的言行不一致作辯護，我只是為我自己解釋，我說，「你們瞧我從前的生活，再瞧我現在的生活，你們看見我再三的嘗試要實行了。我實行的是千分之一也不到，這是真的，我還是應該挨罵的；但是我之所以失敗，並不因為我不願意實行，而是因為我不知道怎

樣實行。教我怎樣從俘虜了我的誘惑的網中逃脫，幫助我，我一定會實行成功的，即使沒有幫助，我也希望我能實行成功。責備我——我自己也在責備我——可是祇責備「我」，不要責備我所走的路，也不要責備我指示給人的我心目之中應該走的一條路。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而我自己却喝醉了酒在這條路上跌來跌去的走着——錯的難道是我走的路呢？如果我走的路錯了，請告訴我另外的一條路；如果我迷了路，跌來倒去，那末幫助我，扶我走上正確的路，正像我現在想扶你們的一樣，不要罵我，不要因為我走路走錯了高興，不要喜悅地叫喚：「你瞧他！他說他要回家，却走到泥沼裏去了！」不要對此歡笑，請幫助我，請扶住我！

因為真的，你們並不是泥沼裏的魔鬼，你們也是回家的人。瞧，我是孤獨的，我決不會希望我跌倒在泥沼裏的。幫助我——我的心碎了，失望於我們大家底迷路，而當我全力掙扎，你——在我每一次失敗的時候，並沒有可憐你們自己和我——却嘲笑我，歡樂地喊：「瞧，他也跟我們到泥沼來了！」

這就是我對於說教與實踐的關係底看法。我正在全力地實行着，每一次失敗我不僅悔過，我還祈求你們幫助我，我願望聽見像我一樣尋着路的人底聲音」。

托爾斯泰勸人不吸吸煙，他自己實行得怎樣呢？

安娜·舍隆說托爾斯泰家的家庭教師告訴我們：「完全戒絕煙草，這是一定戒絕不  
樂此圖又來到了這個磨鍊的時間。伯爵似乎在自制的狂熱之中了。現在這一次是戒煙。  
啊，不幸的人！要戒煙草是如何的困難，如今要戒的是他時常要吸那末多的紙煙，而且  
他是這樣愛好紙煙的！」吸紙煙有害，有一天早上伯爵這樣宣佈了，「這是一種奢  
侈！人家不應該種煙草，應該種植救濟災荒的麥子。」於是他的煙咬嘴放在書架上，放  
在盧梭，斯當達爾，倍那丹，德·聖彼爾等等著作之旁了。

伯爵打了一個新的，特別艱苦的勝仗。他受到了不可容忍的磨折，他確實不曉得  
他應該如何處理自己了。他有時候像一個學生一樣的，從這兒那兒去搜出一個煙屁股來  
祇吸這末一口，在別人當他的面吸煙的時候，他清了一清鼻孔，急情地吸下人家的煙  
霧又過了不久，也不問他自己的信心了，他又放棄了他的主張，因為吸一口煙之後他的  
神經真是安定了，誰要相信這位伯爵是一個言附其實的苦行之士，誰就錯了。他以往以  
及現在還是有時候，完全克制不了自己的，以他的體格，以他的官能來說，伯爵永做不  
來聖賢。





「我的朋友，你現在過的是一種不正當的，非理的生活，快改良一下吧。」換句話說，托爾斯泰所呼喚的是人必須做一個好人，或努力做一個比較好的好人——雖然，爲了時代的限制，他沒有能告訴我們，怎樣我們才能做一個好人。自從一些提出「生活態度」的文章出現後，曾有一個朋友寫信給我，「你這新 Moralistic 把好人兩個字說得太輕易了，希望你用一百萬字解釋好人這兩個字。」這裏，我所譯的三篇論文便是用以答復這位朋友的建議的起點了。

在這裏，容許我要求讀者注意這一兩年來提出的「生活態度」的訟點。所謂「生活態度」，是說一個做人的態度的，更主要的是說一個人對旁人的態度的。本來，托爾斯泰所呼喚的「人必須做一個好人」，不僅是一個人的自制，不僅是一個人的否定自我，還主要的是一個人對旁人的態度必須是關心旁人，愛旁人，體貼旁人的。這樣的關心旁人的生活態度，在本書的第七十四頁，從這頁後兩行起到第八十三頁止托爾斯泰有最輝煌的意見。譯者希望讀者能賜以注意，更希望讀者能參看拙譯「托爾斯泰傳」第三部（國訊書店出版），特別是「那末我們必須做什麼」的一章。關於「生活態度」，則希望讀者參照「中原」雜誌第一、三這兩期的于潮先生的文章。

在這一本書內，譯者寄托了他的被束縛的希望，在這倒流的時代中，墨墨黑的社會裏，譯者希望這本書能幫助讀者認識他自己，并發現旁人就在自己近旁，就是說，希望他能幫助讀者建立一個是非格外分明，愛憎格外熱烈的生活態度。



## 爲什麼人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

用什麼來解釋這個事實，就是人常常要用伏特加，酒精，啤酒，印度大麻所製之麻醉劑，鴉片煙，香煙，以及其他較不常用的醇精，嗎啡，紅丸，白面等等，來把自己弄得昏迷一點呢？爲什麼要開始使自己昏迷呢？爲什麼它流毒如此之迅疾，爲什麼它還在各種人，不管是野蠻人或文明人的中間流毒呢？怎末會在沒有人喝伏特加，酒精，啤酒的地方，却總有人吸鴉片，大麻製的麻醉劑，紅丸，白面等等的呢？怎末會到處有人抽香煙的呢？

爲什麼人希望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呢？

隨便問哪一個人，爲什麼他開始喝酒？爲什麼他現在還在喝？他就回答了，「啊，

喝酒是很愉快的，而且大家都喝酒，『也許他還加添的說，『喝酒使得我高興起來』。有些人——這些人是從來沒有化費過腦筋來想一想他們喝酒是對還是不對的——也許還會說喝酒有益於康健，可以增加人們的體力；就是說，他們說出一套早經證明了沒有根據的理由來。

問一個抽香煙的人，爲什麼他開始抽香煙，爲什麼他現在還抽，他也會回答，『這可以消磨一點時間；反正大家抽香煙的。』

也許抽鴉片煙，食用大麻製之麻醉劑，嗎啡或紅丸，白面的人們會說出同樣的回答來。

『消磨一點時間，高興起來，大家這樣做的。』如果一個人彈他的手指，吹吹口哨，哼唱歌曲，或者吹簫弄笛，或者做這一類的事，說他是爲了『消磨一點時間，』爲了『高興起來，』或爲了『大家這樣做的，』這也許是很好的推諉——就是說，在做這樣的一件事，並不需要浪費大自然的資源的，可以這樣地推諉，或者在生產這樣的一種東西，並不化費大量的勞動的，也並非損人不利己的，也可以這樣地推諉。可是生產菸草，酒，麻醉劑和鴉片，要化費百萬人的勞動，而且百萬畝百萬畝最肥沃的土地（這種

情形時常還偏偏的發生在缺少土地的人民中間）用來種植大麻，罌粟，葡萄和菸草；而且，服用這種顯然有害的毒物會造成可怕的罪惡是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承認的，給它毀滅的人口，比一切戰禍和疫病所毀滅了的加起來還要多。人人都知道這點道理，所以他們服用這種毒物決非『消磨一點時間』，決非爲了『高興起來』，決非因爲了『大家這樣做的緣故』。

那末，一定有別的理由了。在任何地方，你不斷地遇到一些人，愛他們的孩子，肯隨時隨地爲他們的孩子犧牲一切，可是他們在伏特加，酒精和啤酒上面，或者在鴉片，麻醉劑，甚至在香煙上面，化掉了那末多的，儘夠保育他們的飢寒交迫的孩子們的錢財，至少是化掉了儘夠他們脫離困境的錢財。自然囉，如果在下面的兩者中間，人可以任選其一，一方面是他深愛着的家庭的貧苦，另一方面是他戒絕煙酒，他却甯取前者——爲什麼他這樣做呢，他一定有一個不能自己作主的理由，比『大家都這樣的』，或它『很愉快』的理由要更強的。自然人要弄得他自己昏迷，不是爲了『消磨一點時間』，或僅僅爲了『高興起來』，一個更有力量的動機刺戟了他了。

這個動機——據我研讀了這题目的著作之後，觀察了別人，特別觀察了以前我自己

也喝酒也抽煙的時候的情形之後，所偵察得來的來看——這個動機，我想是可以如下的來解釋：

在觀察他自己的生活的時候，一個人常常可以發現他的兩重性格：其一是盲目的，肉體的，其另一是明察的，精神的。盲目的動物吃，喝，休息，睡眠，生殖而且移動，很像一部開足了發條的機器。明察的，精神的性格，跟獸性是結合在一起的，却一事不做，它只鑑定獸性的各種活動；在贊許這個活動時跟它一致，在不贊許那個活動時，叛離了它。

明察的性格可以譬喻為羅盤上的指針，一頭指北，一頭指南，當指針和南北方向一致的時候，針指疊起在南北方向之上，蔽掩了它，你看不出兩者之不同，可是指針和南北方向祇要略有不同的時候，你就看見指針是一個東西，南北方向又是一個東西了。

這明察的，精神的性格，我們一般地稱之為「良心」（或良知）的，是在同樣的情形底下，總是一頭指着正，一頭指着邪的，當我們所走的路是棄邪歸正的時候，我們可以不自覺得明察的性格的存在。可是人祇要做了一件違背良心指示的事，那時候就發現這明察的性格是存在着了，那時候，它就指出獸性如何離開了良心所指示的方向。正同一



個航海家，在知道他已經走上一條錯誤的航線之後，就設法處理他的槳，機器或帆了，他非得根據羅盤針的指示，改正他的航線不可，要不然，他也可以使他的知覺發昏，以便漠視這歧途——每一個人，在發覺他的獸性活動與他的良心相違之時，也沒法繼續活動，他非得依照良心的要求來改正他的獸性活動不可，要不然呢，他也可以他自己躲藏起來，不看良心指出的，他的獸性活動的邪惡。

一切人類的的生活，我們可以說，都祇包含了這樣的兩個活動：（一）使一個人的活動與良心協和；（二）生活得偷偷摸摸，不理睬良心的指示，以便繼續像他以前一樣地生活下去。

有人做了第一個活動，別些人做了第二個活動。要做到第一個活動祇有一個辦法：道德的進修——要增添一個人的良心的光明，注意它所照明的；要做到第二個活動——生活得偷偷摸摸，不理睬良心的指示——有兩個辦法：其一是向外的，在二是內在的。向外的辦法是忙着對付一些事情，使注意力來不及看到良心的指示；內在的辦法是乾脆使良心變黑。

正如一個人只有兩個方法來避開不看那眼前的事物：若不把他的視線投射在另一

個，更動人的事物上，便是遮住他自己的眼睛了——同樣，一個人要避開不看良心的指示有兩個辦法：若不是忙一些外界的不同的事情，各種的操勞，娛樂或遊戲；便是用內在的辦法，遮住那注視的機能與器官。對於一些道德感覺遲鈍的、有限的人，要他們不注意良心所指示的，他們的生活上底錯誤，外界的分心的辦法常常夠用了。可是對於道德感覺敏捷的人，這個辦法却常常不夠。

向外的辦法不一定能夠使人分心，使人不注意到，或使人不領會到一個人的生活怎樣與良心所要求不協調。這種領會於心，是會使人一生不定的：爲了他們要像以前一樣地生活下去，人們就不得不求助於內在的辦法，就是乾脆使良心變黑，用昏迷品來使腦子昏迷不醒的辦法了。

一個人已經並沒有依照良心的要求而生活，他又沒有能力來改變他的生活，使與良心協調。不注意這不協調底分心的辦法，或者是不夠用，或者是日久不靈了，所以——爲了要能夠活下去，不理睬指示了他們的生活上的錯誤底良心——人們（用時時服用昏迷品的方法）使良心要出現的那個機能與器官停止活動，正像一個人不要看一樣東西的時候，可以把眼睛遮住了一樣。

二

不是爲了味道好，不是爲了牠們供給愉快，休息，或歡樂，全世界的服用麻醉劑，鴉片，酒精和香煙的動機，簡單得很，是因爲他要躲賴良心的要求。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經過幾個在談話的車夫，我聽到他們中間有一個說：『自然，一個人要是清醒着，他做出這樣的事來是可恥的。』

一個人要是清醒着，對於他酒醉時認爲很正當而後做出來的事是要羞愧的。在這幾個字底下，我們就有了那真正的，潛伏的，使人樂意變成一個昏迷東西的動機了。人樂意變成一個昏迷東西，若不是在已違反了他們的良心，做出些什麼事之後，想要免除羞愧的感覺，便是因爲他們的獸性正在要求他們做什麼違反良心的事，因此事先得做一番準備工作。

一個人在清醒的時候是恥於嫖妓，恥於竊盜，恥於殺人的。一個喝醉了酒的人於這些中間的任何一件，都一無所恥，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做什麼要受他的良心譴責的事——他可以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

我記得一個男廚子，謀殺了我的一個親戚，一個備用他的老太太，在受審時他的供狀使我大吃一驚。據他供稱，在他送走了他的情婦，一個女傭之後，這是應該動手的時候了，他打算拿一把刀子走進臥室去，可是覺得他在清醒的狀態下不能執行他計劃中的任務……：『一個人清醒時是有廉恥的』。他回去喝下他早已預備了的兩大碗伏特加，然後他才覺得有恃而無恐，犯下了這個罪。

十件罪孽中有九件是這樣犯的：『仗着醉意』。

墮落的女人之墮落，有一半是醉酒的影響。到娼家去尋花問柳的人幾乎全是酒醉之徒。人們知道酒精有這個能耐，可以窒息良心的聲音，才存心爲了這緣故喝酒。

人們不僅僅弄得他們自己昏迷不醒，以窒息他們自己的良心，而且（明白酒精有這個能耐）在他們希望別人執行一些違反良心的任務時，他們也存心弄得他們昏迷不醒——就是說，要想法子來辦到，把別人弄得昏迷，使得別人沒有良心。在戰爭中，肉搏之前總是先把士兵灌醉的。向塞伐斯多波衝鋒的法國兵全喝醉了酒。

在一個堡壘被攻破之後，士兵卻沒有掠奪它，也沒有屠殺無抵抗的老人和孩子時，就常常有命令下來允許士兵縱酒，然後上峯希望他們做的事，他們自己會做去了。

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些喝上了酒的，是因爲做了錯事而受到良心呵責的人。人人可以注意到，過着不道德生活的人比旁人更缺少不了弄得自己昏迷的毒物，強盜或小偷，以及娼妓，沒有麻醉品是不能生活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而且承認，服用弄得自己昏迷不醒的毒物是良心苦痛了的結果，在某一些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中，昏迷品祇是用來窒息良心的。每一個人也知道而且承認，服用了昏迷品是的確可以窒息良心的，一個醉鬼可以做出他清醒時想也不會做的事情來。人人都同意這個，可是，說起來很奇怪，服用了這些昏迷品的人若沒有做出這種偷盜，謀殺，強姦的行爲來——人若沒有在犯了彌天大罪之後，服用這些昏迷品，而且這些使人昏迷的毒物若不是大量服用，而是經常地少量地服用的——那末（爲了某些理由，下詳）人們又假定了，說這些昏迷品並無窒息良心的傾向。

因此就有一個小康的俄國人，就餐之前喝一杯伏特加，就餐之時喝一大杯酒；或一個法國人，喝阿布桑酒，或一個英國人，喝葡萄酒和黑啤酒；或一個德國人，喝遠年啤酒，或一個小康的中國人抽少許鴉片；以及他們的吸香煙——都是爲了享受，對於這些人的良心是毫無影響的——就有了這等說法。

因此才有這種假定，假如服用昏迷品已養成了習慣以後，是不會犯罪的：不偷，不殺，只偶爾有點壞行爲或笨行爲——那麼這種壞的或笨的行爲是他們自己幹出來的，無關乎昏迷品了。還有這種假定，假如這些人並沒有做出違反法律的行爲來，他們就不須要窒息良心的聲音了，而且用昏迷品已成習慣的人們，過的還是很好的生活，就是他不把自己弄得昏迷，他們的生活還是一樣好的，總之是假定了，常常服用昏迷品的人是一點也不會把他們的良心弄黑的。

雖然人人都從經驗之中知道了，喝酒，吸香煙使一個人的思想改變形態，還知道這種行爲爲本身是不可恥的，可恥的只是服用以後刺戟出來的行爲，還知道良心的每一次譴責，不管如何的微小，會使人不知不覺地再去服用那原來的昏迷品的，還知道在昏迷品的影響之下，一個人難於思致他的生活和他的地位，還知道經常地有節制地服用昏迷品在生理上的影響，正同那偶然的無節制的服用一樣——然而，雖然知道這一切，在有節制地喝酒吸煙的人看來，他們服用昏迷品不是爲了窒息良心，而祇是爲了滿足口腹，爲了享樂。

可是，一個人祇要無私地——不要爲自己推諉其辭——嚴肅地把這事情想一想——就

會明白，第一、偶爾地服用大量的昏迷品的人如果是窒息了他的良心的，經常的服用一定有同樣的效果（總是先促進了腦子的活動而後使腦子愚昧的），不管他們服用的數量是大是小；第二、一切昏迷品都有窒息良心的品質，而且常人們在他們的影響之下，犯下殺人越貨和強姦的行爲時，常人們在他們的影響之下說了不該說的話，想了或者感到他們本不該這樣想或本不該這樣感到底時候；——是常常有這窒息良心的品質的；第三，如果小偷，強盜和娼妓的良心需要服用昏迷品來調和，來窒息他們的良心，那末另些人的職業，儘管在別人看來是正當的，榮耀的，他們自己却看透了牠的無恥，這些人也須要服用昏迷品。

一句話，要作爲不知是不可能的，服用昏迷品，不管是大量的或少量的，偶爾的或經常的，上流社會的人也好，下等社會的人也好，都祇因爲了一個動機，需要窒息良心聲音，以免看到他的生活怎樣與他的良心的要求不能協調。

### 三

祇在這裏，伏着廣泛地服用一切使人昏迷的毒品的理由，而尤其以香煙一項——也

許是吸者尤其普遍，而且爲害尤烈的了。

香煙是被假定了能使人高興，能使思想清楚起來的東西，像所有的習慣一樣的一個最吸引人的習慣——況且又決不會有酒一樣的，使良心整個兒死去的情形發生。可  
是你只要注意地觀察一下，特別在煙癮起來的時候的情形，你就會知道用香煙來求得昏迷，其作用於良心正同酒醉一樣，人們意識地且時時地採用這個昏迷品，恰好就在他們要求昏迷的時候呢。如果香煙僅僅使思想清楚了并使人高興，那麼就不會有這樣熱情的要求了，這種要求是在某種一定的時期內出現的。否則，人們不會說出，寧可沒有麵包，不可無香煙的這種話來了，真的也不會常常捨食物而取香煙的了。

謀殺了他的女主人。男廚子，說他走進寢室，用刀子割破她的喉嚨後，她倒下來了，喉嚨裏咯咯作聲，血像山洪一樣奔流——他便失去了勇氣。「我不能結果她」，他說，「可是我從寢室回到了休憩室，在那裏坐下來吸了一支香煙」。只在他用香煙弄得自己又昏迷了以後，他才能回到寢室裏，把老太太喉嚨割斷，才開始搜尋她的資產。顯然，這時候他想吸香煙的願望，不是爲了使他的思想清楚，或爲了使他高興，而是爲了一種必要，來窒息那制止他完成他的計劃底什麼東西。



隨便那一個吸香煙的人會從他自身發覺到的，在某種特別困難的情形中，有同樣的用香煙使他自己昏迷的願望。我回顧了我自己吸煙的日子，是什麼時候，我特別需要香煙？總是這樣的時候，在我的回憶中呈現了某種我不願意記得的事物，於是我想忘記它——不去想起它。我自己坐着，我知道我應該工作，卻什麼也不做，心裏覺得不想做，我就吸吸煙，一直坐下去了，我答應人家五點鐘到他家裏去，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耽得過久了，我記起我已經失約，可是我不願意記得，所以我吸煙了，我心裏很煩，給人家說了很不客氣的話，明知道我是錯了，明知道我應該停止，可是我要我的壞脾氣錯到底——所以我吸煙，繼續的對人不客氣。我打牌，輸得比意料的還多，所以我抽香煙了。我使我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了，我行爲壞透了，我犯了一個個過失了，我應該承認我自己是亂七八糟，然後趕快逃開去了，可是我不願意承認它，我詛咒別人——所以我吸煙。我寫了一些什麼，對我所寫的並不滿意。我本該扔掉它，可是我很想照我的計劃，寫完它算數——所以我吸煙。我在和人辯論，發現我的對方和我沒有了解，也不能了解彼此，可是我希望發表我的意見，所以我不停的講——一面點香煙。

使香煙優異卓越，超出其他昏迷品的，除了是一個人可以很容易地就把自己弄得昏

迷，而且它又顯然無害之外，還因為它十分輕便，可以用它來對付一些使人煩惱了的，微小的，個別的事情。不必提了，鴉片，酒或麻醉劑，有時你想服用它們可是手上沒有傢伙，然而香煙卻隨身可帶；而且鴉片鬼和醉鬼令人生畏，可是一個吸香煙的人似乎一點不討厭——香煙還有比較其他的昏迷品更優異的地方，服用了鴉片，麻醉劑或酒精這些昏迷品之後，在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內，一切感官，一切行爲，完全昏迷不醒了——香煙這個昏迷品卻能對付個別的任何事件。你想做你不應該做的事，你吸一枝香煙，恰恰夠你做完你不應該做的事，於是你恢復過來，依然新鮮，能夠清楚地思索，說話；或者，你覺到你已經做了不應該做的事——你又吸一枝香煙，於是不愉快的做了錯事的意識或尷尬的行爲的記憶，就一片模糊了，你就可以忙你的一些事，把他都忘掉。使每個吸煙人，吸煙的各種個別情況，並不是爲了消磨時間，也不是爲了高興起來，乃是爲了窒息良心的聲音，對付他們已經幹了的，或正想幹的行爲，可是，除了這個之外，難道這還不明顯嗎，在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的抽煙熱情之間，存在着一個嚴厲的，確定的關係。

少年人什麼時候開始吸煙？通常是在他們失去了孩子的天真之時。吸煙的人怎麼會

在生活情形更具備德性的時候停止吸煙的呢，一旦他們又混在惡劣的人羣中間，怎末會他們又吸起煙來了呢？爲什麼賭徒差不多全吸煙？爲什麼過着正常生活的女人中間，吸煙的人少？爲什麼娼妓和瘋子全是吸煙的？習慣是習慣，可是很顯然的，吸煙跟窒息良心的熱望，其關係至深，惟吸煙可以達到人們所要求的目的。你可以觀察到，幾乎在每一個吸煙的人那兒，吸煙如何地窒息了良心的聲音啊！每一個吸煙的人，他在熱望着吸煙時吸了煙，就忘記或者就放棄了社會生活的第一個要求了，這個要求他是希望別人遵守的，在任何場合中他自己也能遵守，但他的良心給香煙窒息了時，就不然了。每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都了解，爲了自己的享樂而毀損別人的和平，舒適，甚至健康，是不可允許的，沒有教養的，非人性的。房間裏有人坐着，誰也不會去弄濕這房間的，誰也不能答允自己去吵吵鬧鬧，去喊喊叫叫，或者去放進冷空氣，熱空氣，臭味，或做出任何使人不舒服，或危害別人的行爲來的。可是一千個吸煙的人中間，沒有一個不散佈那不康健的煙霧的，即使在房間裏面有不吸煙的婦人孺子——他們是也要呼吸空氣的呢。

如果吸煙的人常常問在座的人說：『你不反對我吸煙？』誰不知道那回答總是這一

句話：「沒有關係，」（雖然不吸煙的人呼吸到煙臭的空氣，看到奇臭無比的煙蒂兒扔在玻璃杯，茶杯，盤子和蠟燭；就是扔在煙灰缸裏吧，總要感到一點不愉快的。）再說，不吸煙的成年人固然不反對臭煙味了，對小孩子卻誰也不徵求同意的，而臭煙味對於小孩子，既不愉快，更無益處。然而在許多地方都是可尊敬，都很有人性的人物，當着小孩子的面在小房間裏一邊吃飯，一邊抽煙，把空氣弄髒，良心上卻毫不覺得刺痛。

大家都在說，（我從前也說過的），吸煙有益於智力活動。自然，拿一個人的智力的生產數量來說，無疑是對的。一個吸了香煙的人，結果是不再嚴格地鑑定，不再嚴格地權衡他的思想了，突然之間他似乎多出了許多思想來，可是實際上他並沒有多出許多思想來，而是他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思想。

一個人工作的時候，他總意識到他有兩種性格，其一是在工作，另一是在鑑定。鑑定愈嚴格，工作愈慢也愈好；反之，亦然，當鑑定的性格在被弄得昏迷了的狀態下時，工作得更多，可是牠的品質愈劣。

『如果我不吸煙，我不能寫。我不能勇往直前，我開了個頭却繼續不下去了』，大家都是這樣說的，我從前也這樣說過，這實在又是什麼意思呢？這意思，若不是你根本

沒有東西可寫，或則是你寫的東西這時還沒有在你的腦中成熟，它只在蠢然思動，而這個鑑定的批評家，在還沒有菸草把他弄得昏迷不醒的時候，已這樣告訴你了，如果你硬是不吸煙，若不是你拋棄這已經開了一個頭的作品，便是你得等待，等到你的思想在你的頭腦中明晰呈現；你必定會深深進入這蠢然思動的思想中，必定會考慮到自然固然來到的一些反對的意思，必定會全神集中於這個思想的闡述之上的。可是你吸了一枝煙，你心中的批評家給弄得昏迷不醒了，於是你的作品的障礙已經除去，在你沒有還給香煙弄得酩酊大醉的時候，已給你認為不重要的東西，現在又變得十分重要了；你原來認為模糊的，現在卻又覺得模糊了，自然而然的反對的意見消隱了，你繼續寫了下去，你寫得又多，而且很快。

#### 四

同一可是這樣一個小小的「」這樣一個不足道的變化，吸一點煙，有節制地喝一點酒以後所發生的微細的陶醉，能不能產生重大的後果呢？如果一個人抽鴉片，或麻醉劑，或者縱酒無度，直到他失去了知覺，倒在地板上，自然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可是一個僅

僅在少量的酒，與菸草的影響之下的，當然沒有最重的後果。大家總是這樣說的。人們覺得一點點昏迷，判斷力微微的黑暗，沒有任何重大的後果。可是這種話。不過得正同一個人說，用一隻鎚撞在石子上，鎚會撞壞，可是一粒微塵滲入鎚裏面，鎚卻不會損害。

然而，記住吧，鼓舞人類一生的主要作品不是用他的手，腿，背脊來做成，而是用他的良心來做成的。要一個用手用腿做工作的人有改變，首先在他的意識裏面有改變。這一改變就決定了他的「切行動」。然而這些改變幾乎總是極微小，而且肉眼看不見的。

布魯洛夫 [K. P. Bryulov (1799-1892)] 俄羅斯名畫家「有一天修改他學生的練習畫。學生看了看他改過的畫稿，喊着，『怎末，你祇碰了牠的一點點，可是面目全非了』。布魯洛夫答道，『藝術就從那一點點的地方開始』。

這句話是驚人地真實的，不僅於藝術爲然，整個人生亦是如此。你可以說，『人生就從那一點點地方開始』。毫釐之別，千里之失。在發生外界的大變的地方——在人們行動，衝突，鬭爭，格殺的地方過生活，並不是真真的生活，真真的生活你得在發生這些微小的，無限地微小的，毫釐差別的地方過生活。

拉司柯爾尼高夫 (Bakolnikov) 陀思妥夫斯基小說「罪與罰」中間的主人公。過了他的真真的生活，卻並不在他謀殺了那老太太或她的姊妹的時候。當他在謀殺那老太太，特別當他在謀殺她的姊妹的時候，他並沒有過他的真真的生活，他更像一架機器一樣的行動，做着他没有法子不做去的事情——射擊他納入已久的子彈。一個老太太被殺死了，另一個站在他前面，而他手中拿着利斧。

拉司柯爾尼高夫過了他的真真的生活，卻並不在他遇到那老太太的姊妹的時候，而是在這樣的時候，他還沒有殺死哪一個老太太，也沒有存着殺心地走進一個陌生人的房間，也沒有手中拿着利斧，也沒有在大衣裏結一個掛斧頭與環，而在這時候，是他的真真的生活，他在他的房間裏，沙發上躺着，一點沒有想到老太太，他甚至沒有想到，要是一個人，把另一個沒有用處而且有害處的人從地面上撲滅，他可以還是不可以這樣想的，他只在想着他不是應該住在彼得堡呢，他應不應該從他母親那裏收受一點錢呢？以及這些和老太太一無關係的問題。於是——在這並沒有獸性活動的領域中——他應不應該殺死那老太太的問題卻已經決定了。問題的決定——並不在他已經殺死了一個老太太的時候，並不在他還站在另一個老太太前面，手執利斧的時候——而是決定於他

以前的意識活動，當初他的意識中起了這個微小的，微小的一念的時候。就是在這一念的時候裏，問題已經昇上來，而這時，人必須非常的明慧來準確地答復的，卻就在這一念的時候裏，一杯啤酒，或一枝香煙，本可以當機立斷的，現在拖下去了，良心的聲音現在被窒息了，最後來一翻決定，便袒護了一個人的低級的獸性——拉司柯爾尼高夫的情形便是如此。

微小的，微小的差別，可是最雄偉，最可怕的後果都從它們萌芽。從一個人在決定了以後，開始行動了以後所發生的那些事來看，結果是許多物質上的變化；便是房屋，財富和人體都可以消滅，可是，所發生的，不會比一個人意識中存了心的花樣更多。會發生什麼事都是意識決定了的。

可是在意識的領域中所發生的毫釐的差別，會有追蹤而來的漫無止境的結果，出乎意料之外地重要的。

不要以為我所說的話跟什麼自由意志或決定論 (Determinism) 承認一切事件和現象有必定的聯繫和它們的原因上的約束性底學說有關。在我們這問題上費辭討論它們，對我這裏的目的，或其他關於這件事的目的，都無用處。不用解決下面這個問題的，一個



人能，或則不能，照他的希望行動（我的意思是問題提得還不大對），我只是說人類的行為既然要受到意識中的毫釐差別的影響的，那末，（不管我們承認或不承認自由意志的存在）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發生這毫釐之別的情況，正如我們要注視天秤一樣，因為許多東西都是在天秤上見出重量的。問題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所以我們要使我們自己和別人處身於這些情形之中：要聽從良心而工作，必需明晰而精微的思想，不受騷擾！萬勿使我們自己和別人在相反的：服用昏迷品，想把良心工作阻礙或擾亂底情形之中工作。因為人又是精神的，又是獸性的生物。人可以精神性格受到了某種事物的影響而後行動，也可以獸性受到了某種事物的影響而後行動，正如一隻鐘，既可以用牠的針來撥動，也可以開足牠的主要發條來讓牠走動。同樣的，管理一隻鐘的動作的，最好是牠內部的機件，所以一個人——一個人的自我，或一個人的人格——最好是讓他的意識來管理。同樣的，對於一隻鐘，用以開足牠的發條的機件，必須我們特別的小心，對於一個人也是這樣，一個人必須小心注意意識的明朗清潔；因為意識的職司是整個人的行動。要不相信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人人都知道。可是有時欺騙自己有所必要了。人們並不切望他們的意識千華萬雜地工作，他們期望的倒是他們的意識能認他們所做的都做得



爲了解決這些問題，專心一致是必要的。這樣的專心一致是一種勞動。而每一種勞動，特別剛開始的時候，會有一個時候覺得工作很艱難很辛苦，而人類的弱點就生了放棄的願望。體力勞動起初是很痛苦的；智力勞動卻更要痛苦，萊辛格（L. S. S.）說過了：在思想發生了困難的地方，人就預備停止不思想；我卻要添一句話，就是這地方，思想正要結果實呢。一個人覺得解決他當前的問題是需要勞動的——時時還是苦痛的勞動——他就想溜掉了。如果他沒有方法把他的機能與器官弄得昏迷不醒，他不能從他的意識上把當前的問題趕跑，於是解決這問題的迫切就猛烈攻擊他了。可是人發現了，有一種方法可以在這些問題出現時就驅逐的——他就採用了它了。等待解決的問題剛剛開始煩惱他，他就向這種方法求救，而免掉了這些麻煩的問題的吵擾。意識不再要求牠們的解決了，未解決的問題就一直不予解決，直等到下一次的啓蒙。下一次來了，更復了同樣的歷程，這人就又過了幾個月，幾年，或甚至於一生，面對着這些道德上的問題，却並沒有舉步向牠們的解答接近。然而事實是，人生的全部運動祇合孕在這些道德問題的解答中。

所發生的情形正如一個人爲了要到一潭泥水的底下去撈取一粒明珠，自己已經不顧

意走進泥水去了，還要在泥水澄清的時候，激動那水波使它恢復成混水。許多人都經一  
生之久，使他們自己昏迷不醒，一動不動的生活在同一的，只接受這一次的，愚昧的，  
自相矛盾的人生觀中間——每一個暮年的時期一來，便推撞着二三十年之前他曾經推  
撞的銅鉄牆壁，然而他決不能破壁而入，因為他存了翻心把他的思想的鋒芒弄得遲鈍  
了，事實是只有這思想的鋒芒可以幫他通過法的。一天老去了，更對了固執  
的。讓每一個人都記得他自己吧，在這些年裏他是這樣的喝酒吸煙，讓他用他的經驗，  
把這一件事情來測驗別人吧，那末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有一條明確的不變的界線，劃  
開了服用昏迷品的癡君子，和不服用的人。一個人愈弄得他自己昏迷不醒他愈是不肯改  
好他的德性。如果做了一件壞事，他就不肯改好，他就不肯改好，他就不肯改好。

六  
思慮可怕啊，據所描寫給我們的看來，鴉片和麻醉劑的影響於個人的後果；可怕啊，我  
們都知道的，酒精給於罪惡昭彰的醉鬼的後果，可是更可怕了不知多少的，對於我們全  
社會最為可怕的，是一般均認為無害的，飲吸少許的火酒，酒精，啤酒和菸草，而大多

的人類，特別是我們所謂文化人的，都已經飲吸有癮了。

自然，後果一定是可怕的，若承認了這事實，事實是非承認不可的——原來社會活動的領導者：政治家、公務員、科學家、文藝家——大多數是一些變態的人們，是一羣酒醉之徒。

大家都是這樣假定了的，一個人，正如我們大多數的富裕階級的人士，雖然每飯必飲，第二天辦公的時候，卻照常是在十分正常，而且十分清醒的情況下的。可是這話完全錯了。一個人，昨天喝了一瓶酒，一杯酒精或兩杯麥酒的，現在是在恍惚惚之中，或者是在隨着緊張而來的憂鬱之中，所以他在智力的疲勞狀態中呢，外加他吸了香烟，所以他是格外疲勞了的。至於一個養成習慣了的飲少量酒，吸少量煙的人，若要他的腦力恢復常態，至少得禁酒戒烟至一星期或二星期以上之久。可是這種禁酒戒烟的事，情卻很難得【原註】。

原來在我們中間所發生的事大都是，不管統治者或教育者做出來的，或是被統治者被教育者做出來的，大都是昏迷不醒的人在做的。在那些被統治者，或是被教育者，不要以為這是笑話，或是誇大的話，我們的生活底混亂，尤其是我們的生活底低

能，主要的，是導源於大多數人生活在裏面的，經常的，陶醉的狀態。不是昏迷不醒的人，怎末能做出現在我們四週全是的事情來——從建造巴黎鐵塔起，到服兵役爲止？一點必要都沒有的，公司組織了，資本集中了，人勞動了，預算造就了，計劃擬成了，幾百萬的勞働日，幾千噸的鐵，造成了一個塔；幾百萬人認爲爬上去是他們的責任，在上面站一會兒，然後爬下來，而造這高塔，遊覽這高塔，沒有別的反映，只反映了一個希望，一個意念，要在別地方造別的更大的高塔。清醒的人會做這樣的事嗎？或

（托爾斯泰原註：可是爲什麼一個不吸煙不喝酒的人在道徳上有時比吸煙喝酒的人反而更低一籌呢？爲什麼吸煙喝酒的人常在德性上智力上又品質極高呢？回答是第一：我們不知道吸煙喝酒的人們不吸煙不喝酒時他們的德性和智力的品質可以到達如何的高度。第二，因爲事實上，德高望重的人雖然服用了昏迷品，取棄他們自己，卻依然很有成就，她們只能下結論說，要是他們不弄得他們自己昏迷，他們的成就一定要大得多。可能是正如一個朋友告訴我的，康德（Kant）要不抽那末多的菸草，他的作品就不會寫得這樣奇怪，風格這樣壞了。最後，一個人的智力和德性愈低落的，他的良心和他的生活的不協調他感到的也愈少，所以，他愈沒有把他自弄得昏迷不醒的切求；相反的，同樣的理由可以解釋那些最敏感的性格——這種人最敏捷地，最病態地感到了生活與良心的矛盾的，——何以時常縶繫於尼古丁，至於殞命。）

者，拿另一個例子來看。所有的歐洲國家，最初二三十年來，忙於發明殺人的最好方法，忙於把殺人的方法教育年輕人兒，要教得人數愈多愈好，教到他們長大成人。每一個人都知道，早沒有野蠻人會來侵略的了，這準備是一些文明的基督教國家用來對付他們彼此之間的；大家都知道這是苛捐重稅的，苦痛的，不便的，毀滅的，不道德的，瀆神的，和荒謬的——可是大家繼續的準備着相互的謀殺。有人計劃了政治的連橫合縱，誰要跟誰在一起殺誰；還有人指揮那些受了殺人教育的人，還有人却違反了他們的意志，違反了他們的良心，違反了他們的理性，對這些屠殺的準備讓步了。清醒的人會做這樣的事情嗎？只有從來不清醒的醉鬼，會做這樣的事，還會在這樣的，生活與良心不協調的可怕的生活中生活下去，而這種可怕的精形，不僅表現在這兩件可怕的事情，還表現在所有的別些事情上。而我們這社會中的人民却也生活在裏面，這可怕的事。

——我想良心的要求像今日這樣地跟人們的行為相矛盾的，恐怕是也無前例的了。這平日今日的人類，真事實實陷於困境的，彷彿是什麼外在的原因，阻止了她。使他不能佔有三個與他見識協調的地位。這原因，非即使不止這一個，那條這至少是最重要的。一個——是人體的昏迷不醒的情況，那是烟啊，酒啊，我們這社會裏的大多數人弄得他

個自己昏迷不清的啊！不過這毒藥，祇是醉神，醉神，醉神。這醉神會與那大毒藥大不相同。論說從這可怕且罪惡中解放出來了，就是人類在新的紀元，而這新的紀元卻似乎已近來了。罪惡已經給識破了。我們對於昏迷毒物的看法已經有了另一個改變。人們知道了這些東西的可怕的毒害，開始指出牠們來了。而這個觀點的改變，幾乎是沒有人注意的，最後會使人從這些昏迷品的服用之中得到解救。社會會使入睡開眼睛來看良心的要求。然後，人們會開始整理他們的生活，使生活與他們的識見協和。而由毒藥，這毒藥這事似乎已在開始了。可是，總是這樣的，這流社會只在主流社會已經染上了惡習之後才懂得開始。這惡習，這惡習，這惡習。

這篇論文是托爾斯泰寫給 P. S. 阿歷晚舍也夫醫師的。本論文的標題是「論酒醉」，作為雜書的。

門外漢之謂也。此篇論文，係於一九九〇年俄國舊曆六月十日。這篇論文是托爾斯泰寫給 P. S. 阿歷晚舍也夫醫師的。本論文的標題是「論酒醉」，作為雜書的。此篇論文，係於一九九〇年俄國舊曆六月十日。這篇論文是托爾斯泰寫給 P. S. 阿歷晚舍也夫醫師的。本論文的標題是「論酒醉」，作為雜書的。此篇論文，係於一九九〇年俄國舊曆六月十日。這篇論文是托爾斯泰寫給 P. S. 阿歷晚舍也夫醫師的。本論文的標題是「論酒醉」，作為雜書的。



# 「克勞艾采奏鳴曲」後記

（這是一篇關於這篇小說的後記，內容與原文無異，但字體較小。）

此一則青年奏鳴曲，是頭一回其音調已頗前生音，其曲甚壯麗又工義，給的景即白的來...

「波茲尼雪夫之愛」最近鄒荻帆譯本，改名為「愛情！愛情！」。

由是許多不相識的讀者的信早已寄到了，還有絡繹在寄到我這裏來的，要我做一个更清楚更簡單的說明，來解釋我寫這篇小說「克勞艾采奏鳴曲」是什麼意思。我要盡我的能力來試一試，把要求我做的做到，很簡鍊地說明白我希望這篇小說能傳達的是什麼一個要素，以及從這篇小說裏，我想，能得出來的是什麼一些結論。

與人第一點，我希望說的是，在我們這種社會的所有階層中，無不根深蒂固的有着一個思想，勢力甚大，而且虛偽的科學在那裏支持的，竟說性交為健康所必須，因之有時候，結婚是辦不到，沒結婚而性交，那些除了付一筆夜度資之外，男人再沒有其他義務的性愛，竟說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更應該鼓勵呢？

托爾斯泰散文集

這種思想散佈得這樣廣，又這樣的根深蒂固，因此在醫生勸導之下，竟有父母爲他們的子女安排下淫亂之途的；同時，許多政府——牠們的唯一的目標應該是他們的公民的道德健康——進而組織淫亂，把一整個階層的婦女，她們是命裏注定的，要爲了滿足男人的需要，連身體和道德都得絕滅的，加以管理【原註】，而沒有結婚的人，良心上一點不難過，可以去放蕩行樂了。

我要說的是，這是錯的；因爲說，有人應該爲了別些人的康健，靈魂和肉體都受蹂躪，這怎末會對呢，正如說，有人應該爲了他們的健康的緣故，去喝別人的血，這一樣的是不可能對的。

我從這裏面所得到的結論就是我們斷不能容許這個錯誤，斷不能容許這種欺騙。爲了抗拒，我們必須拒絕接受不道德的教條，不管虛偽的科學如何去支持了它們。還有，我們必須了解這種性交，若不拋棄他們的因爲他們的行爲而生下來的孩子，便是把他們的一切責任委諸婦女，或則便是預防可能的生育，凡此都是違反了道德的最明白的要求

（托爾斯泰原註：這種嫖妓的註冊以及醫生檢驗，在我們駐紮軍隊的城市中是由來已久的了，卻至今還普遍地，有計劃地，沒廉恥地在俄羅斯的城市中實行，爲了市民的利益，爲了士兵的利益。）

的，都是羞恥的。未結婚的人，若不願意做出可恥的行爲來，應該不做出這種行爲來。

爲了使他們不做出這種行爲來，他們必須過一個自然的生活：不要喝醉人的酒，也不要吃得過份飽，也不要吃肉，也不要逃避勞動（卻不是體育，也不是遊戲，而是真實的，使人疲勞的勞動），還有，他們必須不容許自己，甚至想也不能想，跟陌生的女人性交的事，正如他們不能跟他們自己的母親，姊妹，近親，或朋友們的妻子性交一樣。

自我節制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比無節制對一個人的康健更少危險，更少害處，這是一個事實，任何人可以在他的週圍找到成百的證據。

這是我要說的第一件事。會中預言聖靈的，使徒們勸勉文雅弟利門家起，下齊亞雅利基

其次，有事實是人們認爲跟情人性交是康健所必須的，是一種快感，而且更進一步地，是把它作爲詩意的，提高靈魂的祝福的，其結果——不忠實的婚姻，在我們這種社會的所有階層中，變得十分普遍了。（在農民中，不忠實的婚姻特別是爲了服兵役的緣故。）預言聖靈的，使徒們勸勉文雅弟利門家起，下齊亞雅利基。至也勸勉聖靈得成所不該言。我要說的是，這是錯的。而從這裏面所得到的結論是——人們不應該這樣做。爲了使他們不這樣做，這種對於性愛的看法必需改變。男人和女人必須由他們的父

母以及公共輿論來教訓一番，他們不能把談戀愛以及跟着來到的性慾，不論是在婚前或婚後，都視作詩意的，提高靈魂的，而應該視作禽獸的行爲，人類是應該以此爲恥的。而結婚時所誓言的貞節，若不遵守，公共輿論應該裁制它，至少應該嚴肅得如同不遵守金錢的契約，或營業上的舞弊，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應該讚美它，不應該像現在的小說，詩歌，歌劇等等的讚美它。

這是我的第二點。……

第三，還是因爲了我們社會中所信服的，對於肉體之愛的虛偽看法，才有這樣的結果的，人們對於生育兒女的看法也是不正當的，它本是結婚的目的，結婚的理由，現在卻變成快樂的戀愛關係不能繼續下去的障礙了，結果是不論已結婚未結婚的人（由醫藥科學的代表人物給以指導）用各種方法來節制了生育，這種方法現在散播得很廣了；還有一種行爲，從前決沒有存在過的，現在在族長制的農民家中也是不存在的，就是懷孕以後，與女人還在哺乳的時期內，繼續性的關係。

我認爲這種行爲是錯的。……

用各種方法來節制生育是錯的：第一、因爲父母爲孩子焦慮，爲孩子擔心，這些是

性愛的贖罪行爲，現在這些卻能避免；第二、這種行爲，跟人類良心最畏懼的，謀殺的行爲，是這樣地隣近的。而在懷孕期或哺乳期中沒有節制更是錯誤的了，因爲這消耗了女人的體力，尤其重要的，消耗了女人的精神力。爲了避免這種行爲，大家必須了解，沒有結婚的人應該節制，這是人類的尊嚴所不可缺少的條件，而已結婚的人是尤其應該節制的。

這是第三點說。……  
第四、在我們的社會中，常被濫做享慾的障礙物的孩子，或被當做一個意外，一個不幸的孩子，或者（如果生來的孩子還沒有超出父母預期的數目則是）被當做一個特殊寵物的孩子，……難怪父母對孩子們的教養，是不預備孩子們將來履行人生的職責的，不預備他們將來有理性而有愛心的。難怪所期望於孩子的，祇要他們能滿足父母。其結果是入類的孩童像小動物一樣的養大。父母所關心於孩子的，在虛偽的醫學的鼓勵之下，倒並不是籌備他們將來的一些人類應該從事的活動，父母給孩子們過度的營養，使他們過度地長大，使他們清潔、白胖、康健而且漂亮好看。（如果下流社會並沒有這樣

做，原因是他們供養不起，他們對於這方面的看法，卻跟上流社會一樣的。而這些嬌養慣了的孩子們，正如一切餓得過份飽的牲畜一樣，在早得不自然和年齡裏就顯露了強烈的性慾的敏感，這些在他們快要發育成人的時候，就使他們可怕地痛苦了。他們的生活，週圍又儘是這些：衣服、書本、旅行、音樂、跳舞、美食——從他們的糖菓匣上的畫片到他們所閱讀的小說，傳奇和詩歌，總之是一切，或多或少，無不增強他們的敏感的。這作為結果，就是男女小孩子都染上了最可怕底性的惡習慣和性的疾病，常常在他們成年以後，還改不過來。

我認爲這是錯的，從這裏得出來的結論是，人類的小孩子不應該像小動物一樣的餓大，教養人類的孩子應該有別的目標，決不是使他們漂亮好看的目標。

這是第四點。第五、在我們的社會中，青年男女墜入情網（是以肉慾作為根源的）卻大受頌揚，彷彿戀愛是人類行爲中最高級的，最詩意的目標（我們所有的藝術和詩歌中都找得出證據來），年輕人把他們一生中最好的青春獻給戀愛了。這總使男子出去偵察，追求，然後（不管是結婚也好，或自由結合也好）佔有了那些最吸引他們的女人；而婦人和少女

也在引誘在設陷，使男人和他們自由結合或結婚。在這種方式之下，許多人的最優秀力量消費在不僅無益，而且有害的活動中了。我們的無意識的奢侈大都是這種方式下的結果，此外的結果還有男子的懶惰，至於女人的沒廉恥，她們總是向墮落的女人去學習流行的翻新式樣，裸露她們的一部份刺戟性慾的肉體。這是最真摯，人不願意去說而更難於去聽的。這個人欲與精神的主旨，不願精洗。

這個，我相信是錯誤的。

它是錯的，因為它雖可以說得如何高尚理想，與愛人結合——不論經不經過結婚的儀式——作爲一個目標是沒有意義的。正同吃得好吃得豐富一樣的沒有意義，但許多人卻認爲吃是至善至美的呢。不，這是不對的。當真與精神的主旨相結合，因欲或愛而結合，當真與精神的主旨相結合，我們必須了解，不論是爲人類、爲祖國、爲科學或爲藝術的服務（爲上帝的不必說了）決沒有一種目的可以藉愛情的結合（或不曾有或沒有結婚的儀式）而達到的可能。從反面言之，墜入情網和結合對於任何有價值的志願，決不會省力（雖然人們可以在散文和韻文中間找出這種明證來）卻常常是障礙。

（譯者這是第五點，原書譯來）略當當以詞語。

又而這幾點意思便是我要在我的小說中間說出，而我以為我已經說了出來的；我覺得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方可彌救這種罪惡，至於我們已經論述到的意見，若要不同意，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同意似乎不可能的原因：一、我們所論述到的恰與我們所知道的人類進步的步調相合（它總是從荒唐走向更大，更大的純潔的）而且與社會上的道德觀點相協合，也跟我們的常常痛斥淫慾，讚賞貞潔的良心協和。二、因為這幾個論點只僅是從福音書的教義裏得出來的不可避免的結論，而這些教義，我們若不全部承認，至少承認（甚至不知不覺的承認）是我們的道德觀念的根本。——不承認不承認教義的

然而我弄錯了。

肉體。這是真的，人不應該在婚前或婚後放縱淫慾，不應該人為地節制生育，不應該把一個人的孩子當作玩具，不應該把有愛情的性交視為高於一切的行爲。沒有人直接地否認這種說法，簡單一句話，沒有人反對貞潔勝過縱慾這說法的。可是大家又說了：『要是禁慾勝於結婚，人們應該採用這較好的步驟了。可是如果有人採用了較好的步驟，人類要絕子絕孫，而人類的理想總不會是絕子人類的絕滅的吧。』可是——人類的絕滅這句



話早經說盡了，宗教家把這個作爲他們的信仰的一句八股文，科學家視察到太陽的冷却，把這個作爲不可避免的結局——但是在上面的一句話裏，還有一個散佈得廣，由來已久之巨大的誤解。大家還要這樣說：『如果人們依照了完全貞潔的理想行動，人類就要絕滅；那末這理想是虛偽的。』可是這樣說話的人，有意地或無意地混淆了兩類不同的事物——把一個規則或一個觀念和一個理想來混淆了。

貞潔不是一條規則或一個觀念，而只是一個理想，毋寧說是理想的一個條件。理想之成爲理想，因爲他只能在理念，想像之中達到，所以向牠接近是向着無限接近。如果理想一旦得到了，或者說我們可以想像到人類怎樣的完成這個理想了，那時候，它就不再是理想了。

因而這是基督教的理想——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國——這一個理想已由先知預言了，到那時候，萬物都受上帝的教化，世人將于戈鑄成犁，他們的長鎗將改成耜；羊子和獅子同睡，萬物在愛中結合了。人類生活的全部意義就在向這個理想前趨；所以全面的向基督教的理想邁進，並向着貞潔，這個理想的條件之一，去努力，決不會使生命不可能的。相反的，沒有了這個理想就毀壞了進步，而真真的生命也才不可能了。

不說人類會絕滅的，如果人們全力追求貞潔的話，這種辯辭正同那另一個（真有人這樣實行了的）辯辭，說人們如果代替了生存競爭，而盡力愛朋友，愛敵人，愛一切生命，人類也要絕滅。這種辯辭的來源，在於他們不了解兩種引向道德的方法底不同。

有兩種方法可以給路上的旅行者指點迷津，同樣有兩種方法可以給真理的追求者指明道德的途徑。一個方法是告訴他一路上有什麼可以循遵的東西，旅行者可以依照這些東西走上他的路；另一個方法是祇給他一個羅盤針上的方向，這羅盤針上只有一個不變的方向，所以他要是走錯了路，立刻知道。

第一個引向道德的方法，是把許多外界的明確的規誡；這個人必須做，以及一個人必須不做底某些明確的行為，一一指出。

『遵守着安息日；』『洗拭罪惡；』『不要偷竊；』『戒酒；』『戒殺生；』『把你們收入的十分之一施捨窮人；』『每天沐浴祈禱五次；』『受洗；』『領聖餐；』等等。這些都是宗教教義的外在的規誡：婆羅門教的，佛教的，回教的或猶太教的，以及所謂教會法的——虛偽的基督教的規誡。

第二個引向道德的方法是指出一個完人所不能達到但意識地期求着的理想來。在他

的面前放了一個理想，向着這理想時，他可以看到他的趨向是正確的還是離歧的。『整個心整個靈魂，整個智力來愛上帝，愛隣人如你自己。』『要完美，正如上帝是完美的。』這是基督教的教義。

外在的宗教的誡條，只要我們用我們的行為去照着做就是，要做到這一點是可能的。

而基督教的教義卻要我們意識到我們離開理想底完美有多少偏差度。（一個人接近理想的多少遠近是看不見的；但一個人離開理想的偏差度有多少是看得見的。）

一個接受外界的規誡的人，像一個站在一支固定的柱子上的燈光底下的人。他站在燈光底下，光明在他四周，可是他沒有一個進展的目標。一個接受了基督教義的人，卻像一個提了一盞裝置在竿頭的明燈的人；光明總是在他前面，光明照亮了吸引他的土地，光明總在邀請他前進。

法利賽人自以為把一切規誡都做到了，感謝了上帝。有錢的年輕人也從小時候起就做到了這一切規誡，不知道他應該再做什麼別的事了。他們想不到還有什麼別的；他們看不到前面還有什麼別的事值得一做。他們給了十分之一的施捨；遵守了安息日；尊敬

了父母，沒有犯姦淫、偷竊、謀殺。還要他們做什麼呢？可是依從了基督的教義的人，  
海向完美走上一部，就要知道有再上一部的必要。這上面還有更上的一步，而且永無此  
境。依從基督的教義的人像新約中的收稅人一樣，永遠知道他是沒有完美的。從來不  
回頭看他們走過的路，只看到前面他要走上去的路。

基督的教義與其他的宗教的教義底不同就在這裏；不同在於牠並不要求人們做這做  
那，不同在於牠供給了一個引路的理想。耶穌並沒有寫下生命的規律。他沒有建立什麼  
制度；他沒有制定婚嫁。可是人們（既不了解基督的教義，又慣於接受外界的規誡）爲  
了希望他們能覺得自己的行爲正當，就像法利賽人覺得他們的行爲正當一樣，所以從基  
督教義的文字中，違背了這教義精神，構成了一套外界的規誡而名之曰教會法，擠走了  
基督的眞理想的教徒，取而代之。

關於政府、法律、戰爭、教會以及教會崇拜，教會法都代替了基督教義；關於婚  
嫁，也是如此。

雖然是耶穌基督不僅沒有制定婚嫁，而且（要是我們要找，找外界的規誡）相反的  
是在否定它的（『離開你的妻子，跟我來』），然而事實上，教會法（自稱基督教）把

婚姻作爲基督教的制度之一種了，這就是說，它制定了一些外界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基督徒的性愛就給假定很正當很合理的事了。

但因爲在眞實基督教的教義中，絕找不出這種婚姻制度的根據來，其結果是我們的社會人士已經離開了一個河岸，却到不了彼岸。他們並不眞正的相信教會法的婚姻，因爲他們感覺到這種制度在基督的教義中沒有基礎；然而，他們又看不到基督的理想（教會法已把牠隱藏了）——趨向完全貞潔的理想——所以關於婚姻，他們方向不明，沒有一個嚮導了。這就說明了一個事實（初看真是這樣奇怪的）在猶太人，回教徒，喇嘛教徒和其他的教義比基督教更低級的教徒之中，既有關於婚姻的嚴格規誡，家庭的原則以及結婚的忠貞反而比所爲基督教的社會堅定得多。這些人自有他們的蓄妾，或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有規則的制度，受有一定限度的牽制，而在我們中間，却存在的大規模的淫慾：毫無限制的蓄妾，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卻隱藏在一夫一妻制的下面。

沒有別的更好的理由的，牧師爲的是錢，給若干結合的人舉行某種儀式，名之曰婚姻儀式，而我們的社會中人天真地或者爲善地假想我們是勵行一夫一妻制的。

這一種基督教的婚姻是從來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的，正與基督教的禮拜（註一）。

基督教的教士以及神父（註二）基督教的產業、軍隊、法院或政府相同，是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在第一世紀中生活着的人是明白這個的。

基督教的理想是愛上帝，愛兄弟；這是爲了上帝，爲了一個人的憐人而否定自己；

（托爾斯泰原註一：「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室，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報答你。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的話，他們的爲話多了心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爲你們沒有祈禱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二節。）

「婦人，你想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因爲父要這樣的人拜他。上帝是個靈，所以拜他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一——二十四節）

（托爾斯泰原註二：「但你們不要受夫子的稱呼，因爲只有一位是你的夫子，你們都是弟兄。也不要稱地上的人爲父；因爲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爲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馬太福音第廿三章第八——十節。）

然而利於一己的性愛和婚嫁，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對於上帝和人類服務底障礙，因此一個基督徒的觀念看來，都是一種墮落，一種罪惡。

結婚雖則可以保持人種不滅，但對於上帝和人類的服務，毫無幫助。爲了那種宗旨，用以代替結婚和生產新鮮的孩子，頂簡單的是拯救和擁護那些千百萬的孩子，他們現在正圍繞我們，正爲了他們的身體缺乏食物而凋殘，不必說他們的靈魂缺少培養了。

假如一個基督教確實認爲全體孩子都已經有了培養了，只有在那時，他可以進行結婚，不必中心懷疑道德的墮落了。

拒受基督的教義——那滲透了我們全生命，我們的一切道德建基的教義——也許是可能的，但是，接受了基督的教義，我們不能不認清，基督教義所指向的是完全貞潔的理想。在福音書中明白地說過，因此沒有誤解的可能性：第一，一個結過婚的男人不可離異他的妻另娶，只要他已經結了婚，就應該和他所娶的妻住在一起（註一）。第二，將婦人看過性慾的目的是不對的（不論已婚未婚的男人犯此者甚多）（註二）。第三，對於未

會結過婚的人最好是不結婚，那就是說，最好的事是保持完全的貞潔（註三）。

對於許多人，這種思想會覺得奇怪甚至於矛盾的，但是矛盾的，並不是這些思想的本身，而是牠們與我們的生活態度相矛盾：問題就很自然出來了：『那末對的是誰呢？還是這些思想，還是百萬人生活，我自己的生活也在內，誰對呢？』

當我得到我現在所寫的那些結論的時候，這問題我也強烈地自問了。我絕對不希望

（托爾斯泰註一：『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可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爲了淫亂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去了，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二節）『耶穌說：摩西因爲你們心硬，所以讓你們休妻，然則這是起初就不對的。』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八節。）

（托爾斯泰原註二：凡是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節。）

（托爾斯泰註三：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耶穌說，這話不是人人都能領受的，惟賜給誰，誰才能領受。因爲有人自她母生下，就貞節不淫亂，有人是被人除了他們的慾念的，還有人了天國的緣故，變爲純潔之人的。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十二節。）



我的思想的發展會給我這些結論的。我的結論使我吃驚，我不希望我相信牠們，然而不相信牠們又是不可能。而且，不論牠們如何地與我們整個的生活規程相抵觸，不論牠們如何地與我以前的思想言論相抵觸，我非承認牠們不可。

『可是這些全是泛泛之論，也許是真的，但是只跟耶穌的教義有關，也只有信奉這種教義的人才受牠的束縛。可是生活是生活，在一個燃燒的問題的前面，影響了每一個人，激起每一個人的劇痛的問題不予解答，只指向一個遙遠不可觸及的理想是不中用。一個年輕熱情的人開頭也許會給這個理想迷住的，然後他抓不緊了，只要一度失足，那末，他既不知道也不認識任何固定的規誡，他就墮落到不可救藥的深淵底下去了。』

人們這樣的辯着：『基督的理想是不可觸及的，所以不能在實際生活中指點迷津；談談是可以的，夢想牠也可以，可是對於人生毫無實用，不如擱置一旁，我們不要理想，我們要一條規誡——一個指引——跟我們的精力相配，跟我們的社會底平均道德觀念相配的：最尊貴。是教會法婚姻了；或者就算是不夠尊貴的吧，因為婚姻的一方面（我們這些男人是常常這樣的）已經沾染過許多女人了；或者，再差一點，可以離婚的婚姻，

或者，沒有宗教的結婚儀式，甚至於（順着這方向說下去）一個日本式的有期限的婚姻，這些都行得——可是爲什麼不說下去，說嫖妓也行呢？據他們的規誡說來，連妓女在街上拉客確也是可以允許的！

毛病就出在這地方。只要你在抑低理想，造就你的弱質——一失足就永無立穩的地點了。

這種辯辭，實際是完全不合理的。說無限的完美的理想不能做生命的指引，因之我或者拋棄理想，說「我永遠做不到的，對於我一無用處」，或者我降低我的理想，造就我的弱質，這完全是對的。

這樣的辯辭，不過正加一個航海家這樣自言自語，「既然我不能沿着羅盤針的航綫走，讓我把羅盤針投入海中，免得它的麻煩，」（就是說必須拋棄理想了）；「或者讓我把羅盤裏的針移一移動，讓這指針造就我的航綫吧，」（就是說，降底我們的理想的造就我的弱質。）

耶穌給我們底完美的理想不是一個幻想，也不是給我們用修飾的辭藻來宣教的，而是道德生活中不可缺少，不可規避的指針，正如羅盤針是航海家不可缺少，不可規避的

指針一樣。必須堅信前者，正如堅信後者一樣。

一個人不論是在怎樣的情況中，耶穌的賜給底理想的教義儘夠指點給他什麼應該做和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了。一個人若已偏離了理想的方向，必須正視無畏，看他偏離了多少。一個人，不論是在什麼地位上的，都來得及他趨向理想，決沒有一個地位他可以說他已經到達了理想，或者說他不能更接近理想了的。

這是關於一個人向基督的理想前趨的一般的情形的，應用於真節的特殊問題時，情形也這樣。如果我們把人生分爲許多必然的不同的時期，自從天真無邪的童年起到縱慾無度的婚姻爲止，我們就可以看到基督的教義和它所提出的理想，在每一個時期裏，如何都可以指點我們：什麼應該做和什麼不應該做。

「一個純潔的男孩或女孩應該如何！」

他們應該保持他們自己純潔，而且避免陷阱；而且爲了他們能夠全力服務上帝和人類，向更甚的，甚大的思想與慾念底純潔追求。

「一個少男或少女，已經受了誘惑，已經被一種糊糲的情慾所勾攝，或者已經愛上了特殊的某人，因此已經多少失去了服務上帝和人類的力量時，應該如何？」

還是同樣的話。不讓他們自己失身（要明白失身非但不能脫去誘惑，反使誘惑增強）；要繼續向更純潔，更純潔努力以便全力服務上帝和人類。

「一個已經掙扎失敗失身了的人應該如何？」

他們必須知道，他們失身並不是一種合法的享樂（並不如大眾以為，經過了結婚儀式就算合法的），更不能把他們的失身作為難得的，還可以和別些人重新再番享受的歡樂，卻也不是一個不幸，假如他失身於身份比他低的人物，而且沒有經過儀式；他們必須相信這第一次失身，是唯一的一次，是永無翻悔的眞眞的婚姻的開始了。

這個婚姻，因為跟着來到的結果——孩子生下來了——便配偶雙方服務上帝和人類的領域受到了限制。在婚前，他們可以直接服務上帝和人類，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服務方法；婚姻却限制了他們活動的範圍，要求他們撫養教育孩子，因為孩子們是未來的上帝和人類的服務者。

「一個已婚的男人和婦人，已經在撫養教育孩子，滿足了在他们的情形中有限的服務於上帝和人類了，又應該如何呢？」

還是同樣的話。他們一起努力，免於誘惑，使他們淨化，不再犯罪，用兄弟姊妹的

純潔的關係來代替肉體的愛，肉體的愛是阻礙了公私的對於上帝和人類的服務的。

所以，說基督的理想太高，太完美，不可觸及，不能指引我們，這種話是不對的。如果我們不能拿牠來做我們的指針，原因是我們在給我們自己說謊，在欺騙我們自己。因為，如果我們說，我們需要比基督的理想更易於接受的規誡，否則，我們要是做不到基督的理想，我們就會成爲荒淫無度的人了！這句話實在的意思卻是：並不是基督的理想太高，而且我們不肯信仰牠，我們更不願牠來鑑定我們的行爲。

中說只要我們一度失身，就會放蕩一生，這話實在是說，我們早已曉得，失身於一個身份比我們低的人不是罪惡，是享樂，是聲色之迷，是不必爲了矯正過失，用永久結合的所謂婚姻來彌補這個錯失的。這樣說來，如果現在我們知道了失身是一種罪，必須用神聖的婚姻來贖罪，用教育一切婚合之中所生的孩子底活動來贖罪的話，那末，這種失身確然不是走向罪惡的理由。

這正像一個農民學習播種，卻不顧到那第一畝田地上的播種如何失敗，只顧在第二畝田地，第三畝土地上播種，只是第四第五畝田地的播種播下去。顯然這樣的一個人會浪費許多畝田地和許多粒種籽還是學不會播種的。

但只要認定貞節爲理想，認定每一個失身（不問是誰跟誰）立即是白首偕老的不可更易的婚姻，這樣就很明顯了。耶穌所給的指引確夠了，而且這也是唯一的指引。

「人類是弱的，他的任務必須跟他的能力相配」，人們會這樣說。這正像一個人說：「我的手很軟，我不能畫（兩點之間最短）最直的綫，因此，爲了方便起見，彎曲的綫，或斷綫才是我的模範。」實在，我的手愈軟，我愈應該有一個完美的模範。只要我們一度認識了基督的教義中的理想，我們就不能視若無睹地行動，或用規誡來代替牠了。基督教義中的理想放在我們的面前，正因爲牠可以在我們目前的進步時代中指引我們。人類已經長大到超過了宗教的，外界的誠條的階段，人們已不再相信牠們了。

基督的理想的教義是能夠指引人類的教義之一。我們必須不，也不能，用外界的規誡來代替耶穌的理想；我們必須堅持，使這個理想純潔地放在我們前面，而後最重要的，我們必須相信牠。

對於一個在內河航行的水手，你可以說，「沿着這山石，這岬角或這個塔駛行好了」；可是當這個水手離開了大陸之後，他的唯一指針只能是，也必須是，那不可觸及

的明星，以及那指出一個方向來的羅盤針。

而明星以及指針，我們是都有了。

(作于一八九〇年俄國國歷九月二十六日，所引用福音的文句，與聖經公會譯文不同之處，是依照了托爾斯泰自己的俄譯福音書 (A Union and Translation and the Four Gospels) 的改動之變的。)

平陽縣志卷之二地理志五

平陽縣志卷之二地理志五

平陽縣志卷之二地理志五

平陽縣志卷之二地理志五



# 過一個良好的生活的第一步

事上，我們應讓自已，去對付這世界。

善心是苦玉強還做，更甚因念守可以開劍非門自已；因欲亦做一門貞我由坐番畫

基本前品對，重蘇者俱長神世可貴也。守之冠以可貴，非並不因守可以斯德人如向

如課一個人不是裝着做紅作，他工作着是爲了完成他手上的。一個東西，他的舉動一

定是前發有次序的。這程序是決定於工作的性質的。如果按照工作的性質來

說，應該先做的事他放後來再做。或者呢，如果他把一些重要的部份完全忽略了，自

然羅的池並不是嚴肅的。而祇是裝着做工作的了。這條規則，不論是什麼的工作，或否

是千真萬確，不增改變的。正如一個人若要正正經經地培制麵包，就非得第一步捏麵

粉，然後在爐哥，而生爐子非得先記灰爐掃出，等等地做起來不可，同樣的，一個人要

正正經經的過一個好生活，他非得安排出一個洗後的程序來，以求得基本的品性不

可驚，再教由坐番制。最難對或哈不可了。如果一門人並對其對其，也對其對其，然

這條規則，祇到過海瀾良衛的生活時，是特別重要的。因爲在實際的工作上，例如

焙製麵包，一個以是認真工作或是裝着工作的，很容易從他的成效上來得出判斷，然而談到良好的生活時，這種檢定卻不可能了。如果一個人並沒有捏麵粉，也沒有生爐子，他只裝着焙製麵包，且讓戲台上做的一樣，那末，結果是他做不出麵包來，這已顯然證實了他是裝着工作的了；可是，當一個人在裝着過一個良好的生活時，我們就得不到指示了，他可以並不正經嚴肅努力，他只裝着這樣，而我們卻無從知道；因為一個良好生活的結果不僅他週圍的人常常看不到，覺不到，他週圍的人更常常會認為，那結果甚至是有害無益的呢？對於一個人的活動，他的同時代人尊敬他，或承認他有用並且愉快是並不能證明他的生活真地良好的。

所以，為了區別一個良好的生活底真實或假裝起見，用有規律的一串程序來求得基本的品性，這種法則是特別可貴的。它之所以可貴，倒並不因為它可以測驗別人的向善心，我們欺騙自己，尤甚於欺騙別人。

要求得美德以趨向良好的生活，一個明確的程序是決不可少的條件，所以人類的先驅者都編出某種不變的程序來，讓我們求得美德。

這一切道德的教訓都豎立了一條梯子，這梯子，照中國的聖賢的說法，是從地上達到天上的，一定要從最低一級往上爬，才爬到天上。正如婆羅門教，佛教以及孔教，就是希臘的賢人亦然，他們都定下了步驟來，說明了沒有爬過那低的一級，決爬不到那較高的一級底道理。人類的一切道德教員，宗教的或非宗教的，都承認一個明確的程序，對於過一個正直的生活所必需的品性底獲得是必需的。這一串程序的必需既然是這件事的基本元素，那末想來這是每一個人都已經曉得的了。

可是，奇怪得很，從教會的基督教全盛以後，這種必要的程序越過越沒有人理會，如今只有苦行僧還在奉行。在世俗的基督教徒之間，大家認為高級形態的美德不僅排斥了低級的美德時仍能得到，忘記了低級形態的美德是高級形態底必要的條件，甚至認為他們與惡德為伍時仍能得到；其結果，今日大部份的世人中間，什麼構成一個良好的生活呢？他們的想法簡直是亂七八糟。

當時基督教的異端，提出了對觀於異端的思想的挑戰，要求了，同和（與異端的思想）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完全不知道了，使一個人過良好生活的一些品性，必須有一

串程序，而結果，人們連同什麼構成一個良好的生活也并不清楚了。由我看來，事情是這樣子發生的。

當初基督教代替異教，提出了遠勝於異教的道德的要求了，同時（便是異教的道德也是這樣的）自然也設立了一串不可缺少的求美德的程序——若干級數，使人按部就班地過一個正直的生活。

柏拉圖的美德，從自制起，經過勇敢與智慧，而後到達正義；基督教的美德，從否定自我開始，經過對上帝的意志的忠誠，達於愛。

那些嚴肅地接受了基督教，努力過一個正直的基督教徒生活的人，是這樣理解基督教義的，總是以否定自己的情慾作為他們正直地生活的開始的；這種否定已包含了異教徒的自制。

可是，讓大家知道，不要以為在這一件事上，基督教義僅僅是異教徒教義的回聲；讓大家知道，不要詛咒我貶落了基督教，使基督教從牠的崇高的地位上貶落到與異教徒并列的地位。這樣的詛咒是不公平的，我認為基督教義是舉世無雙的最高的教義，與異教徒并不相同，基督教所以能取異教而代之，祇因為前者與後者不同，而且前者優於後

者。可是基督教與異教的教義却有相同之處，都爲了引人向真理向善；因爲在這一點上大家總是一樣的，向真理向善的道路也總是一樣的，基督教在這一條路上的第一步，自必與異教徒的第一步相同。

基督教與異教徒的向善的教義在這裏不同了；異教徒的教義追求有限的完美，而基督教追求的是無限的完美。每一個異教、非基督教的教義都在人們前面安置了一個最後底完美的模範，而基督教的教義在人們前面安置的卻是無限底完美的模範。例如，柏拉圖以正義爲完美的模範，而基督的模範卻是愛底無限的完美。『就要求你完美，正如天父的完美。』不同就在這裏了，從這裏得出了異教與基督教對於不同程度的美德的關係底不同來。依照前者——異教——得到最高的美德是可能的，而向着牠的每一步都有牠相對的美德；步級愈高，美德愈大；是於從異教的觀點看來，人可以分爲道德的與不道德的，以及更道德的與更不道德的；然而，依照基督教義，理想是無限的完美；這種異教徒的分別就不可能。並沒有更高或更低的等級。在基督教義中，指向無限的完美之中，每一個步級對於無限的理分別就不可能。並沒想的關係都是一樣的。

只在異教徒之間，一個人所到達的美德的平面就是他的優點；在基督教徒之間，優點

只看他的修養的過程，看他修養的速率的大小。從異教徒的觀點看來，一個人有理性這個美德的，他的道德就高於缺少這個美德的人，一個人，除了有理性，還有勇敢，地位就更高；而有理性又有勇敢，更有正義的人，地位又最高。可是一個基督徒不能說他的道德高於，或低於別一個人。一個人多少是一個基督徒，這是要看他向無限的完美進展的速度比例的，他在一個什麼時候到達了一個什麼平面却不重要。從這裏我們才知道一個靜止在正義中的法利賽人，其價值比不上一個在十字架前懺悔的盜賊。

基督教和異教徒的不同就在這裏了。結果，美德的階層如自制與勇敢，在異教徒，是作為優點的，在基督徒卻不算什麼優點了。兩個教義的不同在這裏。可是這一個事實，就是向美德，完美學步，非從最低的一級開始不可，基督教與異教却也一樣；在這一點上，他們並沒有不同。

基督徒，正如異教徒一樣，要使自我完美，必須從開頭的地方做起——就是說，從異教開始的第一步，自制做起；正如一個人要走上一串樓梯，不能不從第一級開始走上去是一樣的。唯一的不同，對於異教徒，自制本身就是一個美德了；而對於基督徒，這却只是否定自我的一部份，是追求完美不可缺少的一個條件。所以真正基督教的實踐

行地不能不離其環境。教義所指出，與教徒所走的同一條路。自喜、着裝、合土、怕煙、一  
供、工、拘、是、時、離、排、悔、舉、個、人、都、可、解、釋、管、教、義、是、這、樣、在、這、條、路、的、完、美、境、境、界、的、口。大、部、份、以  
此、為、道、不、是、敬、聖、的、教、義、對、就、是、說、依、照、天、主、教、以、教、會、所、托、付、的、大、教、依、教、會、就、可、以  
赦、罪、對、教、依、照、新、教、義、教、會、以、教、會、所、托、付、的、大、教、依、教、會、就、可、以、獲、釋、；、或、依、照  
別、的、教、會、所、托、付、的、大、教、依、教、會、就、可、以、獲、釋、。

一、這、種、教、會、已、經、被、壞、了、人、對、於、基、督、教、道、德、教、義、底、誠、真、而、嚴、肅、的、關、係。這、種、教、會、的、代、言  
人、儘、向、似、說、受、其、他、們、宣、揚、的、教、世、法、則、並、沒、有、由、他、們、人、向、正、直、的、生、活、努、力、；、相、反、的、他、們、鼓  
勵、了、人、趨、向、正、直、生、活、；、然、而、，、從、某、一、些、假、定、可、以、歸、納、出、另、一、些、結、論、來、的、，、也、沒、有、法、子、叫  
一、隊、穿、帶、納、出、一、些、結、論、來、，、如、他、們、已、接、受、了、某、一、些、假、定、；、如、果、一、個、人、以、為、依、教、  
會、可、以、赦、罪、，、如、果、一、個、人、以、為、供、奉、犧、牲、可、以、贖、罪、；、自、然、他、可、能、感、覺、到、過、什、麼、正、直、的、生、活  
並、沒、有、必、要、了、；、特、別、在、人、家、告、訴、他、，、甚、至、希、望、他、自、己、變、得、更、好、一、點、底、這、種、希、望、便、是、罪、過  
那、時、候、，、他、更、要、覺、到、沒、有、過、正、直、生、活、的、必、要、了、。結、果、，、一、個、人、若、相、信、了、除、他、自、己、努、力、之  
外、更、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免、罪、，、他、的、努、力、和、認、真、決、比、不、上、另、一、個、相、信、只、有、他、自、己、努、力、，、別  
無、他、法、免、罪、的、法、了、。而、不、認、真、在、活、主、教、認、為、免、罪、還、有、別、的、防、法、，、那、就、口、中、這、一、個、人、一、定、會

忽聽那班歌隊唱得美極。這不細裏街的生活，與那班歌隊可與那班人，都規口許誰人。基督會  
教長寶潔那味然的話可以預見，並由後次味強真將其不土民一聞味計只肯與自以發成。限  
限到到二三。並重要實與對肯與五直坐而由必要了。結果，一聞人苦味計了斜與自以發成之  
並發育必要了。轉眼八寒若若而，甚至希望與自以變替更彼一擺風最盛與最與最  
會這種教條，說球得一個人，的無經與美無須酬的勞動。隨其的方方法，造了這  
一個浪好生活時的偷懶練習。或對於不可缺少的過這樣的生活的。程序，一聞人成了這  
忽聞。人戲向五直坐而由上然而，對某一器別或可以輪際出民一選語備來而。並發育其子  
人大部份接受基督教義的羣眾，祇接受了他的外形，基督教代基督教之後，倒給了他  
們一個更調焉。免得實與與教徒對於美德的追慕。這對於基督教徒已不再需要。這升言  
來照他們的激進與不受限制。而肯之由發成。

其同樣對不再信和教會法的人們發了這種情形。他們正像前而把提政的信徒。只是照  
他們並不以飯依教會或臣信賴。為藉助他們規定了他們在做一種大多數人。對劇的良  
好的工作。是如服務科學。醫藥術或執業的。其是而後用這種規定的。其非為藉口。不再願以  
行這些過不獨良野的生活。以求得品德的。必滿的。程序。同。初結沾自喜，像舞台上的戲子。



樣，假裝着在過一個良好的生活。

這些人離棄了異教，又並不擁抱基督教義的真諦，開始宣揚一種不必否定自我底愛上帝愛人類，宣揚一種不必自制的正義；這就是說，他們忽略了低級的品德而宣揚高級的品德，這也就是說，他們宣揚的並非美德本身，而是美德的膺鼎。

有人宣揚了不必否定自我的愛上帝愛人類，也有人宣揚了以仁義道德服務人類而不必自制。這種宣揚，假裝要引導人們走到高級的道德領域去，實際牠豁免了道德的最基本的要求。因之鼓勵了人們的獸性——異教徒早已認識這要求，真正的基督教非但不否認，且強調了異教的這要求——現在是不論信教的或不信教的，他們立予接受了。

幾天之前發表了教皇評論社會主義的通告，其中，假惺惺地駁斥了社會主義反對私有財產的觀點之後，明明白白地說：『凡對他自己，對他的家有所必需的資財，誰也不必分送給旁人；對他合法地得到，可以使他自己生活得像像樣樣的資財，也不必分送給旁人；因為沒有人應該生活得不像樣。』（這句話是從聖·湯麥司·阿基那斯引來的，他說過（Nullus enim inconvenienter vivere debet）『可是，在他所必需的都有了供應，他自己的地位相當地優裕了之後，剩餘的資財他可以送旁人。剩餘的方是施捨。』

現在是最廣大的教會的首腦也這樣宣揚了。他們教會的神父全這樣宣揚的，他們認為做工作是不夠獲救的。只把你自己不需要的資財給你的鄰人，在宣揚了這樣自私的教條的同時，他們卻宣揚了愛，還熱情地引用了「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保羅所說關於愛的有名的言辭呢。

不顧福音書中滿溢着底否定自我的要求，再三指出否定自我是基督教徒底完美的第一個條件的；也不顧這些明白的言辭：「誰不要拿起他的十字架的……」「誰沒有拋棄了他們的父母……」「誰將失去他的生命的……」——人們還是自相說服，還在說服旁人，說不必否定他所習慣的一切，也不必否定一切他認為可以便他像樣地生活的資財，他就可以愛了。

教會的人這樣說，那些排斥了教會，并且排斥了基督教義的人（自由思想家）也同樣地思考，說話，著作，并且行動。這些人是自相說服，還在說服旁人，說一點兒不必減少他們的所需，也不必克制他們的情慾，他們就己可以服務人類——就是說，己可以過一個良好的生活了。

人已經拋棄了異教徒的美德的程序；而又因為他們不能消化基督教義的真諦，他們

並沒有接受基督徒的美德程序，難怪他們是徬徨歧途了。

#### 四

古時候，還沒有基督教義的時候，一切人生的教訓，從蘇格拉底開始，就認為人生的第一美德是自制——(Egkratia 或 Sophrosune)了。他知道一切美德必須從這裏開始，必須從這裏通過。一個沒有自制的人，使多少慾念發展出來，而又一一地順從了牠們了，是決不能過一個良好的生活的，這是極其明顯的。這是極其明顯的，在一個人能想到正直無私——不說博愛，或愛——之前，他必須先學習控制得了自己。但依照我們目前的觀念，這個卻是不需要的。我們已經相信了，一個人雖然把他的慾念提高到這個社會所達到的慾念的頂點，一個人雖然已滿足了那奴役他的一百種不必要的習慣，他若不滿足是不能生活的，他還能過一個道德的良好生活。從隨便那一個觀點來看吧，從最低的，實利主義的觀點來看也好，從高級的，異教徒的，要求正義的觀點來看也好，從最高級的，基督教的，要求愛的觀點來看也好——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快樂（他很容易就放棄得了這種快樂的）卻消耗了旁人的勞動，而勞動總是苦痛的，這種行爲的錯

誤豈不很明白呢；而一個人如果希望他過一個良好的生活，這是第一樣他必須停止，不再犯的錯誤。

從實利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行為是壞的，因為一個人在強迫旁人爲他工作的時候，他的地位總不安穩；他使他自己順從了慾念，從慾念中尋求滿足，轉而爲慾念所奴役，而那些爲他做工的旁人卻是在憎恨與妬忌之中工作的，只等待一個機會來到，就要求從這種工作中釋放出自己來。這樣的一個人結果還要養成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他將不斷地要求更不斷地不滿足。

從正義的觀點來看這種行為也是壞的，因爲爲了一個人自己的享樂而雇用旁人的勞動，旁人從這勞動中卻得不到百分之一的快樂，雖然他們是爲了這種享樂而勞動的，這自然不是一件好事情。

從基督教的愛的觀點來看，更證明這一點更不是必需的了，一個人如果愛旁人，就應該爲旁人勞動，決不會爲了自己的快樂而取用旁人的勞動結晶品。

可是我們這個現代世界却完全不顧實利，不顧正義和愛。我們看來，限制自己的快樂，既不是第一，更不是最後，尤其不是過這一個良好生活的必須條件。

相反的，依照我們今日的極廣泛極流行的人生觀看來，增加一個人的慾念是很理想的事情；是發達，文明，文化以及完美的一個記號。所謂「受有教育」的人們把求舒服，的習慣，把沒有丈夫氣，看做不僅無害，且是極好的事，它是表示道德的提高——幾乎是一個美德啊。

大家以為需要越多，需要越精美，越是好。

最近兩個世紀來的形象化的詩歌，特別是小說，表示得再明顯不過了。  
代表美德的理想底才子佳人是怎樣的模樣呢？

男人多數是代表崇高和華貴的——從契爾特·哈羅爾特到最近傅衣萊，托洛羅波或莫泊桑小說中的人物——實在只是很簡單的浪子，把成千人的勞動奢侈地吃掉穿掉，而他們自己卻對誰也沒有做什麼有用的事。女人是情婦，情節離奇地供這些男人尋歡作樂，懶惰得跟這些男人一樣，也是隨時隨地把旁人的勞動奢侈地吃掉穿掉的。

我並不指這些我們偶爾在文學中也可以遇到的勤儉克苦的人物。我所指的是大眾的理想底一般典型；就是大多數的男人女人想望做到的那種性格。我記得，（當時我自己也解釋不來）我在寫小說的時候達到了難關了，我設法要克服它，我知道一切小說家，

即便最不注意什麼構成真真的德性的美底小說家，現在也都在克服這難關之中——使我難於下筆的是寫不出一個上流社會中的典型人物來，又要他忠於實際生活，卻又要他良好，和善，合乎理想。要忠於實際生活，來描寫一個上流社會的有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必須把他擺在他的客觀環境中——這是奢侈，體力的懶惰以及千百樣的慾念。從一個道德的觀點看來，這樣一個人無疑是可以反對的了。可是這樣的一個人又必須十分動人地表現出來。而小說家是要設法這樣表現出來的。我也設法表現了。說起來真奇怪，這樣的人物表現，要硬一個不道德的淫棍和凶手（決鬪家或士兵），一個完全的廢物，流浪的懶鬼，時髦的丑角，要使他们十分動人原來不需要什麼力氣的。因為這些小說的讀者，大多數正是他們自己，所以他們早已相信契爾德·哈羅爾特，奧尼金，德卡摩爾先生（傅衣萊小說中的主人）等等是頂好的人物了。

## 五

我們這時代的人實在不能夠承認異教的自制以及基督教的否定自我乃是良好而理想的品質，相反的，他們認為增添慾念才是良好的，才提高靈魂的品質，這種見地的明

證，可以從我們的社會中大部分孩子所受的教育裏面看到。不僅孩子們的訓育與異教徒的自制無關，抑且與基督徒應受的否定自我的訓育無關，孩子們慢慢地被成訓育成一些沒有丈夫氣的習慣，體力的懶惰以及奢侈的人。

我很久以來就想寫這樣的一篇童話，有一個女人，爲了要報復一個傷害了她的男人，竊走了他的兒子，帶了這孩子去看一位巫師，請她教給她如何最凶惡殘忍地報復在這偷來的嬰孩，仇人的獨生子的身上，巫師叫這個女人帶他到她指定的地方去，說將來一定有最殘酷的復報。這個壞女人聽從了她的話；可是她一看，這孩子已經給一個有錢而無後的富翁收留了。她跑到巫師那裏去責備她了，可是巫師叫她耐着性子等着看。孩子在奢侈與沒有丈夫氣的中間長大了。女人心裏不高興起來，可是巫師還叫她等着看，最後，時候來到了，那壞女人不僅滿足了，而且對她的受罪的人憐惜起來。他在闊人的奢侈荒淫中長大了，但因為他本性好，後來卻破產了。跟來的是一連串的肉體的受苦，貧窮，卑賤，他對這些又非常地敏感，然而他無法與之抗爭。心嚮一個有道德的生活——他沒有丈夫氣的身體，慣於奢侈和懶惰，使他柔弱無能了，徒然的掙扎；每況愈下了；縱酒來淹沒他自己的思想，終於犯罪，或瘋狂或自殺。

真的，我們一想起今日的財主家的孩子們所受的教育，不能不恐懼。我們想，只有最殘酷的仇敵才會給孩子們這些弱點以及這些惡德的，但現在卻由父母灌注，特別由母親在灌注給他們。只要你能看到這些孩子的靈魂中如何地爲他們的父母所敗壞，你便要驚駭的，但你若看到那結果啊，你更要驚駭了。在他們還不知道德品性之時，他們已經沒有了丈夫氣。不僅忍與自制的習慣完全忽略，相反的，跟斯巴達與一般的古代教育完全相反的，自制的品性給萎縮了，不僅沒有訓練他們工作，訓練他們的若要使工作有成就必須俱備的品性——如注意力的集中，長勁兒，耐勞，對工作的熱情，補救做壞了的一部份工作的能力，對於疲勞的習慣，工作完成時的歡樂等——反而使這些孩子習慣了懶惰的生活，并輕視了一切工作的成果；他們被教會了損害東西，拋擲東西，被教會了拿錢可以買到他們所幻想的一切，一點不知道這一切是如何做成的。人被剝奪了得到其他的美德所不可缺少的最初的美德，甚至連這最初的美德——合乎理性——的學習權利也被剝奪了，他們在世界上放蕩地生活，耳朵裏却還聽到人們吵着正義啊，服務人類啊，愛啊，在宣揚讚美這些崇高的美德呢。

如果年輕人的慧根遲鈍，德性薄弱，不能區別什麼是真正良好的生活，什麼是假



裝的良好生活，如果舉世皆相互的欺蒙，這倒也罷了。如果是這樣的情形，一切可以過得很好，這樣的人可以靜靜地生活在世上，活了一世，而他的道德意識可以至死還是不覺醒的。一個不覺醒的人，在世界上，他是不會覺醒的。

可是事實卻不常如此，特別是最近，現在這一種生活的不道德幾乎無人不知，不知不覺之間會深深安進了你的心，常常的，這情形越發生越常見了，人們覺醒了，要找尋真的，不是裝假的道德。於是內心起了一個苦痛的掙扎，可是受苦的結果，道德的情感得到勝利卻是很難得的事。

一個人覺得他的生活太壞了，他必須從根本上來改革，他也這樣嘗試了；可是那些曾經同樣地掙扎而失敗了的人開始四面八方來攻擊他了。他們用一切方法來證明給他看，改革是不需要的；良好並不完全以自制或否定自我為基礎，一個人愛吃大魚大肉，愛打扮得漂亮，體力上懶惰一點，甚至淫慾了，還可以做一個完美的好人，還可以做一個有用之人的。這些掙扎，大多數都是悲慘地失敗的。這個人可以有兩條路走，一條是他屈伏在他的弱點之下，聽從了大多數人的意見，窒息了良心的聲音，歪曲了理性來替他自已推托，回復到他原來的縱慾的生活，還說他只要堅信贖罪或受聖餐便可以因信仰

而得救，或者他服務了科學了，國家了，或藝術了；另一條路是他掙扎，受苦，最後發了瘋，或自殺。

在誘惑四面都是的時候，我們的社會中的一個人是很難，很難於了解到從幾千年之前一直到今天，對於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是個基本的真理的：所謂要過一個好生活，第一點先要把壞生活停止；以及要得到更高級形態的美德。第一點先要得到異教徒的所謂自製或節慾，或基督教的所謂否定自我，因此他很難於了解到，只要有一連串的努力，他可以最後得到這最初的美德。

## 六

我剛才讀了那些屬於四十年代底受有高級教育而又前進的人物中之一，流亡作家俄伽遼夫（Ogaryov）的書信，寫給另一個受有更高教育與更有天賦的赫爾岑（Herczen）的。在這些信中，俄伽遼夫表示了他的忠誠的思想，遠大的希望，而且我們不會不覺到的——一個年輕人總有些那個——他相當在他的朋友誇耀了一番。他談到改進自我，聖潔的友誼，愛情，侍奉科學與人類等等，而同時，他平靜地寫道，他常常激惱了

他這位生命的伴侶，因為，用他自己的話吧，「回家來，已喝得大醉了，或者失縱了半天，跟一個墮落了的，可愛的東西在一起呢。」……

顯然的，這個特殊地心地良善，有材幹有教育的優秀人物從沒有想到過，他是一個已結了婚的人，而且他的妻子正在懷孕期間（在次一封信中他說起他妻子生了一個孩子）他喝得大醉地回家，以及他跟一個娼妓失蹤半天，等等事情是完全不應該做出來的。他的頭腦子裏想也沒有想到，除非開始自己掙扎，除非他多多少少克服了他醉酒以及娼妓的傾向，他是不可能想到友誼和良善，更談不到侍奉任何人或服務一些什麼的。可是他不但沒有跟這些罪惡掙扎——顯然，他認為這些罪惡還很有點妙趣，顯些牠們一點兒不用阻礙了趨向完美的企圖的；所以，他不但沒有瞞起他的朋友，他還希望他的朋友對他有好感呢，他痛痛快快的寫了出來。

半個世紀之前正是如此。我和這些人是同時代的。我自己就認識俄國丈夫，赫爾岑和這些同一招牌，受有同樣教育的人物們。這些人的生活言行不一致顯著得很。忠誠和熱忱，善，同時私人的慾念不加檢點，他們認為放蕩的生活不足以阻止向善的生活，不足以毀壞善行品，或偉大的行品。他們把沒有揉好的麵粉放在冰冷的爐子裏希望

烤出麵包來，於是時日流駛，他們開始注意到麵包是烤不出來了——就是說：他們的生  
活弄不出好結果來了——他們從中發現了非常的悲劇。

這樣的生活的悲劇的確是可怕的，這同樣的生活顯然是赫爾岑、俄伽遼夫和他們那  
時代的許多人的生活，但直至今日還有許多所謂受有教育的人物保持有這樣的觀點。一  
個人願望他過一個良善的生活，可是爲良善的生活所必須的程序這一套東西在他生活着  
的社會中卻早經消失。正如五十年之前的俄伽遼夫，赫爾岑和別些人一樣，我們今天的  
大多數人再三聽人說，過那沒有丈夫氣的生活，吃那蜜餞和脂肪，以及處處使自己開  
懷，滿足一己的一切慾念是並不妨害了一個人過良好生活的。可是，結果他們的生活  
明明不好，他們就向厭世主義投降了，說：「這就是人類生活的悲劇。」

這種情形裏還有一點堪稱奇異，這些人又是明明知道的，人世之間的享樂的分配，  
並不公平，這不公平顯係罪惡，他們很希望能改正牠，然而他們又不能抑制自己的享樂，  
就是說不能抑制那分配給自己的不公平的享樂。有這種行爲的人，正如那些最初走  
進菓樹園的人，一方面急急忙忙的將他們伸手可及的菓實儘量的採摘，一方面却想組織  
一個平均分配菓實的制度，使他們自己和後來者共同享受牠們，就在這樣想的時候，他

們探手可及的菓實還是在儘量的採摘呢。

七

既耽溺於慾念而又認為這慾念的生活是良善的，並不會妨害一個人過良善的、有用的、正真的、愛的生活，這種荒誕不經的思想是這樣的驚人，我想我們的子孫恐怕要弄不懂我們的所謂「良善的生活」是什麼意思的了，酒肉好色之徒——沒有丈夫氣的淫蕩的懶鬼——我們這些富有階級，怎能過「良好的生活」呢？真的，我們祇要把我們對富有階級生活底習慣的看法放在一旁，而後還不要用基督教的觀點來看，祇要讓我們用異教徒，最低要求的、正義的觀點來看，就已經可以深信不疑，我們生活在違背正義，違背簡單幾條規則之中的，就是三尺童子也知道違背遊戲的規則就是錯誤的，則我們富有階級的人們連提及良好的生活這幾個字眼的資格都是沒有的呢。

我們社會中，任何人，我並不說他們要過一個良好的生活，祇說他們有心要向良好的生活走近一點吧，首先他們必須停止他們的壞生活，必須毀滅他週圍的壞生活的條件。

我們不是常常聽見了嗎，爲了並不要改革我們的生活，我們推托說，任何行爲違反了習慣的生活方式的是不自然的，滑稽的——好像存心要出風頭，所以這種行爲並不是好的。這種托辭是特意爲了防止人們改變他們的壞生活而編製起來的。如果我們的生活完全是良好的，正直的，善良的，那末只有在這時候，任何行爲與習慣的行爲相合的是良好的行爲。如果我們的生活一半好，一半壞，那末我們的行爲之中就要有很多與習慣的行爲相合的，然而並不是好，卻是壞的行爲了。至於我們的生活完全壞，完全錯誤的時候，像我們的上流社會就是這樣的，那末一個人只要做出一件好行爲來，一定擾亂了慣常的生活的川流了。他做出壞事來，不會擾亂生活，做出了好事情來則不然。

一個習慣了我們的富有階級的生活的人，若要過一個正直的生活，一定首先要跳出那浸透了他的壞生活，——除非他停止了作壞，爲善便不能開始。一個生活奢侈的人不能開始過一個正直的生活。一切他追求良善的工作都是白費的，除非他改變生活，除非他完成了那一串程序中的第一步。依照異教徒的觀點，依照基督徒觀點更甚了，一個良好的生活是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衡量的，只能用愛旁人以及愛自己之間的數學的關係來量出。愛自己愈少，替自己打算得愈少，要求旁人爲他自己勞動的愈少，就愛旁人更

多，就爲旁人打算得更多，就爲旁人勞働的更多，生活也更好。

全世界的聖賢以及眞正的基督徒是這樣理解生活的良好的，一切單純的人也是這樣理解的。一個人給予旁人愈多，自己所要的愈少，這人就愈好；一個人給予旁人愈少，而自己所要的愈多，這人就愈壞。

不僅一個人給旁人愈多愛，而自己愈少私心時，這個人道德上愈好，若然他愛自己的私心愈少，他要給旁人更多的愛也愈容易，反過來說，亦然。一個人愈愛他自己，結果他要求別人爲他勞働的愈多；他愛旁人，爲旁人勞働的可能性也就愈少；他愛他自己的私心次數愈多也愈增多，愛旁人也愈來愈少，少到驚人的地步，正如我們把一個天秤的支點來移動一樣，我們把支點從長的一端移回短的一端時，長的愈長，短的也愈短了。一個人也是這樣的，如果從他本有的愛旁人的機能，他減少了幾分愛來愛他自己，他也減少了愛旁人關心旁人的幾分力量，卻不僅減少原來從他的愛的機能上減去的幾分愛，還比那幾分大得多，一個人吃得過份的多，把本應該供給旁人吃的吃了下去；這樣一來，他不但把剩餘的取消了，而且吃得過多，把他幫助旁人的力量也取消了。

爲了要實實際際，而不是掛在嘴上，寫在紙上地愛旁人，一個人也必須實實際際，

而不是掛在嘴上，寫在紙上地停止他的愛他自己。大多數的情形是這樣的；我們以為我們愛旁人了，我們告訴我們自己，也告訴旁人說我們愛着旁人，可是我們的愛旁人不過是嘴上說說，紙上寫寫，而我們的愛自己卻實實際際。旁人，我們忘記了給他們吃，忘記了讓他們上床，我們自己呢——從來不忘記。因之，爲了要實實際際地愛旁人，我們必須學習，再不要愛自己愛得實實際際，要學習到忘記自己的吃，忘記自己的睡，忘記得正如我們現在忘記旁人的吃睡一樣乾淨。

我們說起一個慣於過着侈生活的縱慾無度的人物時，說他是一個「好人」，在「過一個良好的生活」。可是這樣的一個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雖然他的性格中可能有可愛之點，謙卑，好脾氣等等，還不能成爲一個好人，還不能過一個良好的生活，正如一個最優良的匠人做出來的一把純鋼的刀子，如不開鋒，還不能割東西。做一個好人，過一個良好的生活，那意思是一個人要捨得多，受得少。一個慣於着侈生活的縱慾無度的人物決不能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爲他自己的要求很大（倒不是因爲他太自私，而是他已經慣於奢侈生活，要沒有這生活，他使會感到痛苦的）；第二因爲他總是動用人家的勞働結晶品，他自己變得很柔弱，已不宜於勞働，所以不能服務旁人了。一個縱慾



無度的人，向睡在柔和的床上，吃喝了過多的脂肪和甜蜜的食物，又總是按照天時穿得很合適很講究，從沒有做過刻苦的勞動，所以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我們聽慣了我們自己的說和別人的說，我們不去折穿別人的說，免得別人也來折穿我們的說，這是很方便的，所以我們一點不驚奇，也一點不懷疑，對於生活得完全無節制的人加以讚譽，有時還要崇拜呢。

一個人，男人或女人，睡在一張彈簧床上，底下墊兩張墊子，上面蓋兩床光滑，乾淨的褥子，枕頭裏又是鳥毛，床邊放一張地氈，爲了免得兩脚在離床下地的時候受冷，雖然旁邊又是放好了拖鞋的。這裏又有許多多少不得的便桶，他可以不必跑出房間去了——不論他怎樣弄髒他，馬上有入替他整潔得很乾淨。窗子上有帘子，所以黎明的光線不會打擾了他，他愛睡多久，就睡多久。除此之外，房間裏還有各種設備，冬天才溫暖，夏天才涼快，蚊子和別的小蟲子也不會打擾他了。還在他睡着的時候，冷水熱水都已經預備好，好讓他洗臉，有時連洗澡水也預備了，還有刮鬍子的東西。茶和咖啡也預備了，這是一起身就要喝的刺激飲料。鞋子，靴子，馬靴——好幾雙，昨天穿髒了的——已經擦好，光可鑑人，像沒有一點塵垢的玻璃一般。同樣地弄得清潔的是各種衣

服，都是上一天穿髒了的，牠們不僅冬季夏季有分別，而且春秋，晴雨，寒暖都有不同的衣料。乾淨的蘇紗，洗過漿過熨過，放在一起的還有飾物，襯衣扣，襟孔，一切都有專司其職的人小心地準備就緒。

這人如果活躍的，起身就早——七點鐘呢；這就是說，比替他做這一切準備的人還是遲了兩三個小時的。除了白天穿的衣服，晚上穿的睡衣，還有一種穿衣時穿的服裝和鞋子——晨衣和拖鞋；現在他開始梳，刷，洗了，用了幾種刷子之多，還用了胰子和大量的水。（許多英國的男女，不知爲了什麼理由，用大量的胰子，還用大量的水澆他的全身，引以爲榮。）於是他穿好衣服，在一個特別的明鏡之前又梳他的頭髮（這鏡子與整幢屋子的每個房間中掛的不同），拿起了他須要的東西，有如眼鏡之類，在好幾個口袋裏都放下一些東西，一方潔白的手帕，以便他哼鼻子；一條有鍍練的表，其實他到哪個房間去裏面全有時鐘；各種銀錢；零數（時常放在一隻特別的袋子裏，以免臨時找零錢的麻煩）和鈔票，還有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以免他開尊口或動尊手來說或寫他的名字）；袖珍簿之外還有鉛筆。如果是娘兒們，化裝起來就更加複雜了：奶罩，梳長髮，裝飾品，花邊，寬緊帶，緞帶，蝴蝶結，髮針，扣針，胸針。

可是，最後一切都停當了，這一天就開始啦，總是拿吃來開始的：茶和咖啡加了許多糖；最潔白的麵粉製成的麵包加了許多黃油，有時還有豬肉。男人大都是同時吸香烟或雪茄的，還要讀剛剛送到的早報。於是，讓別人來把這弄髒弄亂了的房間收拾，他們走了，他們上寫字間或者到生意場中去了，或者坐進了特意爲這種人的行動預備了車輛。於是被屠殺的禽獸魚類是午餐，跟着晝夜飯，上來了三道菜，那是很節儉的了，然後水菓和咖啡。於是玩牌，聽音樂——或者上戲館，看書或者談天，坐在彈簧的沙發上，在蠟燭或電炬或煤氣燈之下，光度雖強，卻裝有燈罩。然後，又是茶，又是吃——宵夜——於是又上床，床鋪早已盤好，披上潔白的蘇紗了，還放好乾淨的便桶，恭候他們把牠弄髒。

一個生活還算是節儉的人，他的一天就這末過去了，這人要是脾氣很好，並沒有什麼特別使他過圍的人憎惡的習慣，大家就認他過的是一個良好的有美德的生活了。

可是一個人的生活，所以是良好的生活，因爲他能夠對於旁人有好處，而這樣的生

活對於旁人可有什麼好處呢？在他能夠做好事之前，必須他停止，必須他不再做壞事。

我們若算一算這個人，常常是無意之聞的，對旁人所做了的壞事吧，你就看到了，他是

一點好事也沒有做過的；他本可以做出許多英雄性的行為來贖他的罪過，可是他那充滿了慾念的生活使他太軟弱，使他不能做這些行為了。他本可以捲在他的外衣裏，睡在地板上，像馬可斯·奧萊留斯（Marcus Aurelius）一樣的，這對他的體力和德性都有好處；這樣做，他就也省掉了墊子，彈簧，枕頭這些製造業的煩勞了，也免得每天洗衣服了——許多柔弱的，已經因為撫育兒女而衰老了的女性，卻要為這些體格強健的男人洗衣服呢。要是他睡得早也起得早，他可就省下了窗簾和燈火了。他本也可以在抽他白天穿的襯衣睡，離床下地時赤着腳也無妨啊，他可以跑到外面去；他也可以在抽水機上洗臉——一句話，他可以像那些為他工作的人一樣地生活的，這就省下了一切為他勞動的許多勞動了。他可以省下一切化費在他的衣服上，他的美食上和他的遊戲上的勞動。他也很明知道這一切勞動是在如何的情況下完成的；如何為了完成這些勞動，人們死亡，受苦，時常還要憎恨，憎恨一切利用了他們的貧困，強迫了他們勞動的那種人。

那末，這樣的一個人若不拋棄了他的自我縱慾，奢侈的生活，如何能對旁人做好事，如何能過一個良好的生活呢？

旁人如何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不必說，每一個人必須爲了他自己去看他們，爲了他自己去感他們。

我不能不把這同一件事翻來覆去的說，不管我的話，人家將如何冷淡地接待，如何仇恨地織默着。一個有道德的人，在過着一個舒服的生活的，即使他是中產階級的人士吧（我不去說上流階級了，他們爲了滿足他們的幻想，每天要浪費幾百個勞動日的結晶品），假如他知道了一切，他是不能安心的，假如他知道他所消費的一切是勞働所生產的，會慮殺了多少勞動者的生命，他們正在無告地無望地死去——他們是無知的，酗酒的，放蕩的，半野蠻的動物，他們是礦場中，工廠中，農業中的雇工，他們是他所消費的物品的製造者。

此刻，我在寫這篇文章，此刻你在讀這篇文章，不論你是誰——我跟你都是康健而且飽暖的，也許我們還有豐富的，奢侈的飲食呢，還有純潔的溫暖的空氣呼吸，冬夏有多夏的裝束，不同的遊戲，還有頂要緊的，白天裏的休息，晚上是沒有人打擾的清夢。卻就在這裏，在我們的旁邊，生活着勞動者，既沒有康健的食物，也沒有康健的住宅，也沒有足夠的衣服，一點也沒有遊戲，頂要緊的他們還沒有閒暇，甚至於沒有休息；他

們是老人，孩子和女人都給勞動和沒有睡眠的夜和疾病所侵蝕了的，他們的一生就是爲了供給我們。這一些舒服的奢侈的物品，他們自己卻一無所有，而這些物品對於我們卻也不是必需的，祇是富裕的物品。所以一個有道德的人，我不說一個基督徒了，我只說是箇簡單的一個人，凡是自認爲有人心的，或僅僅是自認爲懂得正義的吧，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改變他的生活，並且，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出來的奢侈的物品他只能拒絕使用。

如果一個人真正可憐了那些製造菸草的人，那末他應該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他停止了吸煙，因爲他繼續買煙的結果是他簡接的鼓勵了菸草的生產，而這就傷害了人類的康健。對每一樣奢侈品也應該是這樣的態度啊，如果一個人並不問生產麵包的勞苦如何地辛苦而吃了麵包，那是因爲他不能不吃，他是不能等到目前的勞動的情況改善了之後再吃麵包的。可是對於並非必須的，甚至多餘的物品，你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如果我可憐了生產這某種物品的工人，那末，我只有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使我自己不去需要這種物品。

可是在目前，人們的答辯卻不然。他們發明了許多巧妙的言論，卻從來不說常識上

都應該明白的道理。依照他們的話，拒用奢侈品是毫無意思的。工人的情況值得人們去同情，爲了他們的緣故，儘可以演說並且著書，然而同時還是可以繼續拿那毀滅了工人們的勞動結晶品來享受的。

依照一種辯詞的說法，我何以可享受那毀滅了工人們的勞動，原因是我要是不去享受，別人還是會去享受的。這等於說，我必須喝下對我有毒的酒，因爲酒在那裏賣，我要不喝，別人還是會喝的。

依照另一種辯詞的說法，讓工人們出產奢侈品甚至還是大慈大悲的呢，因爲我們付給了他們金錢；就是說，我們供給了維持他們生活的費用了；彷彿我們除此再沒有法子可以供給那維持他們底生活的費用似的，只此一法，叫他們生產有害於他們又於我們爲多餘的物品。

可是，依照第三個辯詞，現在最爲流行的一種，彷彿說現在有了所謂分工制度了，一個人不論他做什麼——不論是政府官僚、牧師、地主、製造商或商人——所做的都是這樣有用的工作，因此是有資格享受工人們的勞動生產品的。有人服務於政府，有人服務於宗教，第三者服務於科學，第四者於藝術，第五者服務於政府，於科學，於

藝術的人；而全都相信他們的享受是應有的享受，以償給他們服務於人類的勞動。固然他們一面增加了他們的奢侈需慾，但另一方面卻並沒有增加他們的活動能力，這些人卻還繼續的相信着，他們所消費的一切說是爲了償給他們的活動的，真是驚人的事。

而且，如果你聽聽這些人彼此間的批評，又似乎是每個人都不配，他們的工作都是抵不上他們所消費的物品似的。政府官僚說以地主的工作而論，地主不配這樣闊綽，同樣的話，地主用來說商人，商人用來說政府官僚，依此類推。可是他們大家不覺得喪氣，還繼續的告訴旁人，說他們（他們中間的每一個）所享受的別人的勞動正好與他們自己爲旁人服務的勞動比例相合，所以不是以工作來決定他們的收入的，他們是以收入來決定他們想像中的工作價值的了。他們是這樣互相走告的，但在他們的靈魂深處，他們知道得十分清楚，這些辯詞全都不能衛護他們，工人們並不是少不了他們，他們才少不了工人，他們的享福跟分工制度無關，只因爲權力在他們手上，還因爲他們是這樣靡費慣了，不享福就活不下去。

而這一切都是從人們的下面一個幻想中生出來的，認爲人雖然沒有先得到了過良好生活所必須的第一件品，要過一個良好的生活卻還是可能的。工人



而這第二件品德是自制。假如第一是欲自識，自識和第一階精神是禁食。

欲大禁食後，第一自識禁食後，第二禁食不需禁食。

不知道自制而生活會良好是從來沒有過，也不可能有的。除非自制，良好的生活想都不能想到。要得到善，必須從這裏開始。

美德是一層層的，一個人如果走上上層的美德，必須從下層的走起；一個人如果希望得到其他的美德，他必須得到的第二個美德即是古人的所謂 *Egkrateia* 或 *Sophrosune* 就是自制或節制。

如果在基督教義中，自制是已包含在否定的概念中的，那一串程序卻並不因此改變。沒有自制也決不能獲得基督教徒的美德。而這並不是什麼人發明的規則，這是這一個事件的本質天性。

甚至自制，在每一個正直的生活中，牠是第一步，牠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得到，牠也得是一步步地得到的。

自制是人從慾念中的解放——是慾念順從於 *Sophrosune* 節制。但一個人的慾念既多

而且各不相同，爲了和慾念一一的抗爭，也不能不從基本的慾念先行對付起來——那些較繁複的慾念都從這基本的慾念上成長的——我們不能一個開頭就對付從基本慾念上長成起來的那些繁複的慾念。所謂繁複的慾念，例如修飾身體，運動遊戲，尋歡作樂，擺擺門陣，好奇多管閒事等等；所謂基本的慾念，則是——貪吃，懶做，色迷迷。人必須一開始就對付這些慾念；不是繁複的，而是基本的，而對付這些基本的慾念也有一個一定的程序。而這一個程序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於這一個事件的本質天性，一方面也是人類智慧的傳統形成它的。

一個人吃得太多就無法不懶做，而一個好吃懶做的人就也永不能擺脫情慾。所以，依照一切的道德教訓，自制的努力都是先從禁食開始——從跟好吃的慾念掙扎來作爲開端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得到一個良好的生活底一切嚴肅的關係都已經全部淪亡了，所以不僅僅第一個美德——自制——因爲沒有自制，其他的美德是不必談的——已被當作多餘的事，連那得到這第一個美德所必須的程序也被忽略了，大家都已忘記了禁食，或者大家都認爲禁食是一個愚笨的迷信，完全是不要的。

然而，正如一個良好的生活的第一步是自制，自制的第一個條件是禁食。

一個人可以不禁食而希望良好，而夢見良好；可是要良好的而不禁食，正如人都沒有站起來就想走路一樣的不可能。

禁食是過一個良好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好吃則是，而且常常是一個壞生活的第一個信號；不幸的是我們這時代的大多數人的生命，這是最典型的一個惡行。

請看我們今日的圈子裏的男人的臉與身材——所有的臉上全是凸出的頰龐和下巴，肥大的四肢和突出來的胃囊，正如一個荒淫的生活底不可磨沒的印鑑一樣。不這樣又會如何呢？想一想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社會中大多數男人強烈的目標，然後再問問我們自己吧——這大多數人最關心的是什麼呢？我們是慣於隱藏我們真真的興味，慣於說出虛偽的杜撰的興味來的，所以我們知道了之後會十分的奇怪，原來這大多數人的生命，最主要的興味是滿足他們的舌頭——吃的快樂——貪吃。我想，從最窮的人到最闊的人無不以吃喝作為我們的生活中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享樂的。貧苦的工人是例外，可是也只為他們貧窮，所以不能迷戀於飲食。要是他們有了時間，有了一點資財了，他們就模倣起上流社會來，他們要置備最可口最甜美的食物，也儘量的吃，儘量的喝了。他們吃得越多，就越覺得他們自己不僅僅更快樂而且更強壯更健康了。在這一點信心上，

上流社會是鼓勵了他們的，因為上流社會也有這個想法。受有教育的階級（因為醫生告訴他們最貴的食物，肉類是最康健的）想像着快樂和康健是包含在吞嚥可口，滋養，容易消化的食物之中的；雖然他們表面上做得他們並不貪吃。

我們來看看有錢人家的生活，聽聽他們的談話吧。他們所關心的是何等樣的題目：哲學、科學、藝術、詩歌、財富的分配、人民的福利、年輕人的教育；其實這一切對於絕大多數人只是瞎吹吧了，——這一切只有在正經事，真正正經事底休息時間裏才使他們關心到；是在午飯與晚飯之間，胃囊已經飽滿，再吃也吃不下的時候裏才使他們談到。大多數的男男女女，特別是剛剛成年了的，唯一的，真真的興味祇是吃——如何吃法，吃什麼，在哪裏吃和什麼時候吃？

沒有莊嚴場合，沒有快樂場合，沒有聖列式，沒有開幕式是少得了吃的。

再看人家旅行。在旅行這件事上更看得明白。「博物館、圖書館、國會——多末有趣啊！可是我們在什麼地方吃飯？最好的餐館在哪兒？」我們再看人們集合在一起吃飯的地方，他們穿得既整齊，又灑上香水，圍住了一張桌子，上面有鮮花裝飾——他們擦掌微笑，如何快樂啊！

如果我們看到大多數人的心裏去，我們看到他們最最切望的是什麼呢？從吃早飯到吃晚飯的胃口好。從兒童時代起最大的刑罰是什麼呢？一塊麵包一杯水當一頓飯。什麼傭人工資最高？廚子。這幢房子裏的主婦最操勞的是什麼？中產階級的賢妻們談話最多的是什麼題目？如果上流社會的賢妻們所操勞或談話最多的並非吃這件事，那並不是因為她們受有更高教育，或她們有更高趣味，而是很簡單的，她們有一個管家婦或一個管事人，關於吃這一件事不必她們焦慮了。要是她們沒有了管家婦或管事人，瞧她們要如何的焦慮啊。一切都環繞着吃，松雞的價格，煮咖啡的頂好方法，烤蛋糕的方法，等等。人們碰在一起了——不問是什麼場合：受洗、喪葬、結婚、寺院中的聖列式，有朋自遠方來，送行，軍隊樹幟典禮，紀念日的慶祝，一個大哲學家，大科學家或大道德家的生日或逝世紀念——人們在一起碰頭，彷彿爲了一個崇高的目的。他們說起來是爲了崇高的目的，其實是推辭；大家知道這是可以吃——吃很好的食物——喝很好的酒的，大家所以碰在一起是爲這個原因。好幾天之前，就爲了大家要來吃，煮牛宰肥羊，吃店裏送來了一籃子又一籃子的食糧，廚子和他們的助手，廚僮和廚娘特別穿上了清潔的藍色的衣帽，來『工作』了。廚子，五十鎊或不止五十鎊的月俸，忙忙碌碌的吩咐。廚僮

切肉，捏麵粉、炙烤、加作料、調味、裝爐餐肴。同樣莊重而重要的，儀式的主腦人物工作着，思考着，算帳着，像一個藝術家的睜了一隻眼睛佈置一切。爲了需要鮮花，是專門有園丁的。碗碟洗滌，有專職的女郎……一支大軍隊，男男女女的在工作了，幾千個勞動日的結晶一下子吃光，而在這一切的當時，人們跑攆來談談大科學家或大道德家的言行，或追念一個過世的朋友，或慶賀一對正要開始他們的新生活的年輕配偶。

在中等階級或下等階級，大家也是十分明白的，婚喪喜慶一切節日乃是大吃一頓的意思。大家是這樣來了解的。集會之與大食已這樣地不可分割，所以在希臘文字與法國文字裏，同一個字的意思又是「結婚」又是一「宴飲」了。可是在富有的上流社會，特別在有教育的，又更有豪華的習氣的人羣中，他們有許多巧妙的方法來掩飾他們的好吃，便吃這件事似乎是次要的，似乎是外表的場面。這種掩飾自然很容易辦到，因爲賓客之中，的確完全是飽暖之士——他們是從來不飢餓的。

他們假裝的說，宴飲，就是說吃，在他們不是必須的，簡直是一種負擔呢；可是這句話是扯謊。試試給他們——不是價美的食物，我也不說麵包和白開水，給他們——粥或者稀飯或者這一類東西，看看他們要激起如何的一場風暴來吧——那末真相就可以大

自了，就是說，大家碰頭的目的不是外表上的目的，而是——吃。看人們出售的是什麼；在一個城裏走一趟，看人們買的又是什麼——都是裝飾品以及食品。自然一定是這些而不是別的了。除非一個人所以要吃，是爲了他有吃的必要，除非是在這個情形之下，人們才能不想到大吃，才能把吃這件事加以節制；如果一個人只有在有必要的時候才吃，否則——當胃囊裏飽滿的時候——就不吃，那末我們目前的情況才不會有。如果一個人愛吃的享樂，如果一個人要這種享樂，如果一個人還認爲這種享樂是好的（我們這社會裏的大多數男人對此都有同感的，受有教育的雖假裝不然，實際與沒有受教育的完全一樣）那末，這樣享樂的增長就沒有限度了，沒有一個限度可以使牠不再增長了。一個『需要』的滿足是有限度的，可是享樂卻沒有限度。爲滿足我們的需要，吃麵包稀飯或白米飯儘夠了；爲了享樂，則山珍海味，時鮮菜肴，就永無終極。

麵包是必需的，並且是足夠的食物。（成百萬人強壯的，活躍的，康健的，勤墾的，都只吃麵包。）可是吃麵包而加一點油脂味道更愉快，把麵包浸在肉湯裏就更好。肉湯裏加一點菜還要好，加好幾種菜又好得多。吃肉是好極了。肉最好不是燉而是煎

的；用牛油煎更好，把味道一直煎進去，還要挑瘦挑肥。肉以外還要蔬菜 and 胡椒末。同時再喝一杯酒，紅酒頂好。此外也不再需要什麼了，可是還不妨來一點魚，用醬醋調味，再用白酒和魚一同喝下去，似乎已不再需要什麼富麗的或可口的了，可是你要一點甜品：夏天是冰凍的，冬天是熱騰騰的水菓或蜜餞，等等。這末一來，就是一頓大菜，也不算怎末豐富。這一頓大菜如要格外豐富未始不可，要格外豐富的話，這就沒有限度了：點胃口的點心，食前的冷盤，旁碟還有菓盤，各種可口的食品的配合，花——其他裝飾，還有吃飯時的音樂。

而且，說起來奇怪，人們每食必定過份——古代先知警告過的貝爾夏薩爾的宴會都比不上現在的豐富飲食——人們卻還是天真地深信而不疑，說他們過的是還是有道德的生活。

## 九

禁食是一個良好的生活少不得的條件；可是談到禁食，正如我們談到一般的自制



一樣，問題就來了，我們從哪兒開始——如何禁食，吃多少次，吃什麼，什麼不吃呢？我們做什麼事都不能不嚴肅地依照一串程序，我們從什麼地方起始從事飲食的節制，也非得知道不可。

禁食！甚至，如何禁食的分析，從何處起始從事禁食！對大多數人，這種想法真可笑而且荒唐的。

我記得一個福音派的傳教師在反對苦行修道的僧侶時，有一次對我說，還彷彿他卓見過人，十分驕傲似的：「我們的基督教不是禁食的苦行的基督教，而是牛排的基督教呢。」基督教，或者說，一般的美德——竟跟牛排聯在一起了。

在黑暗的，沒有異教的或基督教的指引的長時期之內，許多狂妄的，不道德的觀念溜進了我們的生活中（特別溜進了我們走向良好的生活底第一步，較低級<sub>的</sub>領域中——我們跟食物的關係幾乎已沒有人注意了），因之在我們的時侯，把基督教或美德跟牛排聯在一起是如何地無恥，如何地荒謬絕倫，卻沒有人知道。

這樣聯在一起而我們不表示驚惶，因為我們已達到了一個奇怪的情形。我們看而不見，聽而不聞，沒有一種臭味，沒有一種噪音，沒有一種妖魔鬼怪，人們是不習慣的，

所以不習慣的人稱怪，習慣的人卻不以為奇。在道德的領域中也是如此。基督教和美德和牛排！

幾天之前，我拜訪了我們的圖拉省的屠場。這屠場是根據世界各大城市已經採用了底新的改良以後的制度而建立的，牠的目的是儘量減少宰殺野獸時野獸的苦痛，這天是禮拜五，離三一節只兩天。那裏有很多牛。

在這天之前很久，在我讀着這一本精采的著作「飲食倫理學」(The Ethics of Diet)的時候，我就希望參觀一個屠場，以便目睹這討論到蔬食主義去的問題的真相，可是起先就有點怕羞不敢去，明白我去了就不能不看到受苦的情形，所以我一再延遲我的參觀時期。

不久之前，我遇到一個回家一次，而後，在他歸圖拉的途上的屠夫。他還不是一個有經驗的屠夫，他的責任是用刀子扎。我問他這樣殺生，心裏有沒有一點不受用。他給我一個一般的回答，「我爲什麼要不受用呢？這是必要的事。」後來我告訴他吃肉是不必要的，只是一種闊綽，他同意了；於是他承認他心裏有些不受用。「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必須掙錢換麵包啊，」他說。「起先我怕殺。我的父親，活了一世也沒有殺過

一隻鷄。」大多數的俄羅斯人不能殺生；他們感到這種可憐的感情，他們用「怕」來說明，這人也「怕」過，但是現在他不怕了。他告訴我，這種屠宰總在星期五，這天要宰到晚上。

不久前，我還跟一個退伍兵，也是一個屠夫談過話，當我說殺生很可憐的時候，他也覺得奇怪，說了同樣的什麼這是注定的這種話；後來他又同意我了；「特別是馴服了的，安靜的牛。他們走上來，可憐的東西！完全信賴你呢。這是非常可憐的。」——這話是可怕的！可怕的還不是野獸的受苦和死亡而是人毫不必要地抑制了他自己的最高級的精神——對於像他自己一樣有生命的動物底同情心和憐憫心現在抑制了——違反了自己的感情，這可以使一個人變得殘酷。在人類的心底裏是深深的有着禁止殺生的根苗的。

有一次我從莫斯科步行回家，有幾個運貨馬車夫從賽波霍夫列附近的森林中去取木材，叫我搭他們車。這不是復活節之前的星期四。我坐在第一輛馬車裏，車夫是強壯，殷紅，粗莽的，顯然已喝醉了酒。馳經一個村子的時候，我們看到一頭養肥的，沒有毛的，紅色的豬攤給從一個天井裏拉出去宰殺。豬攤的嘶喊之聲，像一個人絕命時的

賊聲一樣。就在我們經過的時候，他們開始殺牠了。一個人用刀子截斷牠的喉嚨。豬獾喊着重響更刺人，從那個人手中掙扎得脫，牠混身是血地奔跑。因為是近視眼，所以我不能一一看得詳細。牠只看見那像人體的豬獾紅的身體和牠的絕望的喊叫；可是那馬車夫能看到一切，他是看得詳細的，他們抓住了這條豬獾，把牠擊倒，把牠的喉嚨完全割斷了。喊叫聲一停止，馬車夫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人做這做事難道真沒有報應的？」他說。

高第人是這樣地憎恨一切的殺戮。但是因為人家也在做，因為貪婪鼓勵了人，因為假定了這事為上帝所允許，最後還因為了習慣，人們完全失去了這天性。他聞了這話，星期五我決定到歐拉去了，路上遇到一個和氣謙卑的朋友，我要他和我一同去。他聽了是時，我聽說那裏準備得很好了，也希望去看看，可是在他們殺的時候，我不想進去。一面，我聽一團聲響。他是一團聲響。當這馬車主到那裏時，他問：「爲什麼不？我就想看殺！我們要吃肉的話，他們一定要殺的。」

「不，我是看不下去的。」

「值得提起的是這人還是一位運動家，他自己親手殺死過這些飛禽走獸的。」

後來我們上屠宰場去了。在門口，我們就聞到了沉重的，令人作嘔的，腐臭的味道，像木匠的漿或漿上面的漆味道。我們越走進它，味道越強。屋子是用紅磚砌的，有圓頂和高高的煙囪。我們進了門了。右邊是一個巨大的打起圍牆的天井，約一畝的四分之三的面積——一星期兩次，牛趕到這裏來出售的——這圍牆邊上便是守門人的房間。左邊是他們稱之爲內室的——就是有圓穹形的入口，斜斜的柏油地面的房間，裏面有些傢伙，可用以移動或懸掛獸屍肉的。守門人的房間的牆上靠着六個屠夫，圍裙上全是血漬，捲起袖子露出來的肌肉結實的手臂上也全給血跡所污，他們是半小時之前殺完了牛的，所以這天我們祇好看一看空房子，那些內室的穹門上傳來了溫暖的血液底刺人的氣味；地面是棕色的，發着光，有窟窿的地方血色已經轉黑了。

有一個屠夫就口述宰殺的過程，又指給我們看那宰殺的地點，我不十分了解他，所以形成了一個錯誤的，可是異常地可怕的宰殺的猜想；我就這樣想像了，事情常常是這樣的，實際的情形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可是這一次，我是錯了。

第二次我上屠宰場去時間剛好。這是三一節之前的星期五——六月中一個和暖的日子。漿和血液的氣味比我上一次聞到的還更強烈更刺人。工作正在極緊張時期。灰塵飛

揚的天井裏站滿了牛，還有牛在趕進這內室之旁的圍牆裏去呢。

在入口處的街上站着許多車子，套着母牛公牛和小牛的。另外一些套着馬的車子上裝滿了活的小牛，正掛下了頭搖頭擺尾，二忽兒給提起了來，卸下車子去了；同樣還有車子裝滿了獸屍中的肉的，還在寒戰的腿子伸出在外面，有生頭，有光亮的紅色的肺和棕色的肝，從屠場馳走。籬笆旁邊站着牛肉販子的馬，牛肉販子們自己穿了長袍子，手中拿了鞭笞，在天井裏走來走去，或則用焦油給屬於同一主人的牛寫上記號，或則在講價，或則在引導公牛或閹牛經過天井到圍牆裏：到內室去。這些人顯然是滿腦子的銅錢和計算，至於殺死這些動物是對還是不對這種問題，他們是絕不會想到的，充滿屋子的地面上那鮮血的化學方程式不用說也是離開他們的腦袋，極其遙遠的了。

天井裏看不到一個屠夫；他們全在內室中工作。這天大約宰了一百條牛。我正要走進一個內室，我在門口突然停止了。我停止的原因是一來內室裏放滿了移來移去的獸屍肉，二來滿地流着血，上面又有血水滴下來。在裏面的屠夫全是滿身血漬，我若進去，也一定是滿身污血回出來的。一個吊起來的獸屍肉正在拿下來，另一個正向門口搬過來，第三，一個已經宰殺了的閹牛，四脚朝天的吊起，一個壯健的屠夫正在割開他的

繫斷的皮。

我所站的門口底對門，正有一條又大又紅，養肥了闖牛在進去。有兩個人拖牠，牠還祇剛剛進去，我已看見一個屠夫舉起一把刀子，在牠的頸上刺下了。牛彷彿沒有了四條腿似的攤了下來，倒在肚子上，立刻側過一傍去。四條腿和牠的後軀抖動着。立刻另一個屠夫站在正對着抖動的腿子一面向牛撲上去，握住了牠的兩角把牛頭按倒在地，同時又一個屠夫用刀子割斷了牠的喉嚨。於是牛頭下面流出一道黑紅色的川流，有一個汚血的少年用一隻錫盆承取。這所有的時間裏，牛頭不斷的扭，好像牠要站起來似的，四條腿也在室中揮舞，錫盆立刻注滿了，可是牛還沒有死，牠的肚子沉重地起伏，四條腿和牠的後軀搖動得這樣凶，屠夫都站遠了。一個錫盆裝滿之後，少年把牠頂在頭上送到蛋白質工廠去了，那時有另一個少年又放下一隻錫盆，立刻也滿了。牛依然在沉重地起伏，後腿還在揮動。

血停流了，屠夫開始舉起牛頭來剝皮。牛繼續的扭動。剝去了皮的牛頭是紅色的，其中還有白色的血管，屠夫把牠固定地擺好在一個姿勢裏，兩旁就掛皮。而牛還沒有停止牠的扭動。於是另一個屠夫抓住了一條牛腿，宰下去，把牠割斷了。沒有割下的腿和

肚子還在痙攣中。另外幾條腿也割下，扔在一邊，那裏會是屬於同一主人的許多牛的牛腿。於是獸屍肉給懸吊了起來。那時痙攣也停止了。

於是我繼續站在那門口看第二第三第四條牛。每一條牛的經過都一樣：同樣的把頭切下，同樣痙攣的軀體。唯一的不同，有時屠夫並不能一擊而中，立刻使牛倒下。有時他一擊而不中要害，於是牛蹣跚，大叫一聲，滿身是血，意圖脫逃了。可是這時牛頭已經給一根鐵條攔了回來，刀子再擊，牠就倒下了。

後來我走進了這些牛走進門去的那個門口。我看到了同樣的事，祇是站得更近，所以也看得更清楚了。在這裏我看到了剛才所沒有看到的，主要的：牛在怎樣的暴力之下走進門口去，每一次牛在圍牆中被抓住了，角上給紮了一根繩子拉牠往前走，這畜牲聞到血腥味的時候就不肯朝前走了，有時還咆哮，後退。兩個人使勁的拉也休想拉得動牠，所以每一次總有一個屠夫走到後面來，抓住這畜牲的尾巴，這樣強暴地轉動，軟骨都斷了，這時牛才朝前走動。

他們結果了屬於同一個主人的許多牛之後，屬於別一個主人的許多牛又進來了。第二批牛的第一頭不是閹牛，而是一條公牛——一個很漂亮很精壯的畜牲，色黑，腿上有



白斑點，年輕，肌肉結實，精力充沛。牠被拖上前去時，牠低下頭來猛烈地抵抗。於是牠後面的屠夫抓住了尾巴，像一個機械師抓住汽笛的轉柄，扭轉了牠，軟骨斷了，公牛向前直衝，把手執繩子的人嚇昏了。於是牠停下來，黑眼睛向旁邊一斜，只見牠的眼白已經變成了火紅色。可是尾巴又扭轉了，牠又向前直衝，這就到了指定的地點上。刀手走進來，瞄一瞄準，一下刺去，可是這一擊沒有擊中。公牛蹣跚而起，搖搖牠的頭，咆哮起來，滿身是血地掙扎，脫身又奔回原路。站在門口的人全避開了；可是那有經驗的屠夫，熟悉了這種急性的關頭，十分勇武的，很快地抓住了繩子；尾巴給扭轉了，公牛又進了內室，這次牠給拖到了鐵條的底下，從此牠再也跑不了啦。刀手很快的看準牛頭上的頭髮向兩邊分開的那一點，那裏雖然血跡殷然，但刀手還是看清楚了的，又是一刀，立刻這精力充沛的美麗的動物倒地，血在流，頭上的皮在剝，頭和腿子在痙攣中抖動。

「瞧，這鬼畜性不肯好好兒死！」屠夫在剝皮的時候忿忿地說。

五分鐘之後，頭吊起來了，沒有了皮，是紅色的而不是原來的黑色的了；五分鐘之前這樣光耀地照射的，現在固定了，像玻璃的一樣。

後來，我走到另一間去看他們宰殺小動物——這房間很大，有柏油的地，還有有靠背的桌子，上面是宰羊宰小牛的。這裏，他們都已經公畢了；長大的滿是熱血味道的房間裏所以祇有兩個屠夫。一個正在向一死羊的腮子裏吹氣，用他的手摸那漲大的胃；另一個，穿了汚血的圍裙的，正在吸一支斷掉的紙煙。又長又暗的房間裏，只有一股沉悶的臭味，卻沒有別人了。從我的後面來了一個人，顯然是一個退伍兵，帶來了一隻小小的——一隻牡羊，黑色，頸上有白點子的，四脚都給綁了起來了。他把牡羊放在桌上像放進搖籃一樣。老兵向屠夫招呼，他們是很熟識的，問屠夫什麼時候他們的東家準他們離開。吸紙煙的那個拿了一把刀子走上來，一面在桌沿上磨一磨刀鋒，一面說他們祇有假日才能離開。還活着小牡羊像死動物一樣的躺着，只輕快地搖動牠的小尾巴，牠的胸側的起伏似乎比平常更快。士兵把牠舉起的頭和柔地按一下，可是按不下去；屠夫繼續在談話，左手抓住了牡羊頭，就割斷了牠的咽喉。牡羊抖動了，小尾巴硬僵了，停止搖擺。那屠夫正在等血液流出來，因為紙煙熄了，他又點亮了牠。血流了，牡羊的蹙蹙開始了。談話不中斷的繼續。這是可怕的景象，令人反感。

每天，在成千的廚房中，割斷了喉，流出了血來的，那末喜劇似地，那末可怕地，翅膀撲動振動的母鷄童子鷄又如何呢？

看吧，一個善良的，文雅的夫人在吃着這些禽獸屍肉的時候，認為她的行為很對，這在同一時候裏說明了兩個自相矛盾的事實：

第一，她知道醫生告訴過她，她身子這樣脆弱，她祇吃青菜是支撐不住的，所以依她的體質，她非吃肉不可；第二，她卻又非常敏感，不僅她自己不能虐待動物，她若看到動物受虐待，她知道她是看不下去的。

這可憐的女人所以體質弱，因為人家教她吃一些對人類而言是最不自然的食物；她又絕對不能避免動物的虐殺的——因為她要吃牠們。

結末  
十

我們不能假裝我們不知道這個。我們不是駝鳥，是不能相信我們若不看我們所不願意看的東西，那東西就不存在的。特別是我們所不願意看見的東西，現在竟是我們最願意吃的。獸屍肉真是不可缺少的營養？或是雖非不可缺少，祇少是有點兒用處的營養

嗎？可是說也是不必說的（原註），獸屍肉祇能發展我們的獸性，祇能刺戟我們的獸慾，祇能使我們酗酒，使我們淫蕩，年輕的，善良的，沒有墮落的青年——特別是婦人和少女——雖不知道它的邏輯的演繹如何，卻能覺得美德和牛排底勢不兩立，在他們決心，過良好的生活時，總停止了吃肉，這種例子是很多的。

那末，我希望說的是什麼呢？爲了做一個有德性的人，我們必須停止吃肉嗎？不是這樣說的。

我們所希望說的，只是這個，要過一個良好的生活，一串良好行爲的程序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個人想正經嚴肅地過一個正直的生活，他必須採用一個明確的程序；而在

（托爾斯泰原註：懷疑這一點的人可以去讀關於這一個題目的許多科學家與醫師著述的著作——如海格醫師（Dr. A. Haig）的小書「飲食」（Diet and Food）或鉅著「尿酸之爲疾病原因」（Uric Acid as a Factor to the Causation of Disease）——這裏面證明了肉不是營養所必需的道理。我們千萬不可聽信老派的醫生說什麼肉是必須的營養等等說法，因爲他們的先驅者和他們自己全是這樣想的；他們固執地而且罪惡地支撐他們自己的意見，因爲凡是古老的傳統的見解都是固執地而且罪惡地被支撐了的。）

這個程序中，一個人追求的第一個美德是自制，自我的節制。爲了追求自制一個人免不得再依照一個程序，在這個程序中的第一件事是飲食的自制——禁食。而在禁食之中，如果他真是追求一個良好的生活，第一件他必須節制他自己的事是不吃獸肉，因爲我們且不說獸肉如何刺戟情慾吧，吃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爲他必須首先執行那違背道德感情的行爲——殺戮，而且只有貪吃以及愛好可口的食物的慾念才會形成這殺戮行爲的。

爲什麼禁食獸肉是禁食的第一步又是過一個良好的生活的第一步？在這一本「飲食倫理學」書中有很好的說明，這說明卻並非一個人的見解，而是自有意識以來的人類生活中全人類的最優秀的代表者得出來的共同見解。

有一些慣於服從公共輿論而不服從理智的人或者要問，如果說吃肉是錯的——就是說，不道德的，人類且久已知道它了，那末爲什麼人們還不肯承認這個規則呢？

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人類道德的進步——一切其他進步的基礎——總是很遲慢的；但是真實的，而並非偶然的，進步的標識卻是不中斷的，是在持續並且在加速進行的。蔬食主義的進步就屬於這一種。在「飲食倫理學」書中所引用的許多人的言論和實

生活中的現實都說明了這種進步，這種進步由於許多原因正使許多有吃肉的習慣的人不自覺的改向蔬食的習慣，這種進步已形成一種運動，顯然發生很大的作用，一天天地影響廣大，這便是蔬食運動。最近十年來，這運動發展得更快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書報雜誌出現得更多；我們碰到了更多不吃肉的人；而且特別在外國，德國英國和美國底蔬食的旅店和蔬菜館也每年在增加了。

這種運動，對於以一生服務於建立地上的上帝王國的人，應該是一個極大的快樂，並不因為蔬食主義是向這王國邁進的重要的一步（真的步伐是重要的，但立即就又成爲次要的了）而是因爲蔬食主義證明了人類向道德完美境界努力底正經嚴肅與誠實，因爲這證明了現在人類的努力是從第一步做起的，已採用了一個不可變易的一定程序了。

人對此不能不加額稱慶，人們徒然化費了好大的力氣想爬上一面牆壁，從牆壁上再爬上屋子的最高一層樓去，直至最後，他們才一起集合在樓梯的第一級前面了，他們蜂擁而來，現在他個確信了，只有跨上樓梯的第一級，別無其他的辦法，人們對此，怎能不加額稱慶呢。